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十四 經部

禮記注疏卷十九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曾子問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注旅衆音義幾居豈反下同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注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音義霑竹廉反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

以其方色與其兵注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音義衣於既反

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行禮有故不得終之事各依文解之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者以日食是陰之災故象五方之色以兵討陰救火無此義故不用五方色及兵也注正義曰公羊傳云周公稱大廟魯之始祖也明諸國皆然餘廟有火亦廢朝故云宗廟皆然特云大廟火是主於始祖而言耳示奉時事解各以其方色有所討解與其兵也故諸侯皆在京師者則從天子救日為陰侵陽是君弱臣強之象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者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所以有所討者以日食陰侵陽

亦欲助天子討陰也亦備非常以彼非正經故不取也穀梁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助其陽也范甯云凡聲陽也擊鼓為聲所以助陽壓陰也春秋傳曰日有食之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也諸侯伐鼓於朝退自責也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孔傳曰辰日月所會集合也房日月所舍而不合其所舍食可知矣馳走者救者之備也奏猶擊也周禮有救日之弓但不知兵之細別故云未聞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注夫人君之夫人疏注正義曰此經曰后夫人之喪恐是天子

之三夫人故云君之夫人此大廟火者亦謂君之大廟非天子大廟也知非者既云揖讓入門無容天子大廟之火赴告即至故知非王之大廟假令在後當朝方聞火時過已久又不可廢朝故知非王之大廟也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注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闗中言之音義禘大計反簠音甫徐方于反又音蒲簋音軌饌仕戀反又仕轉反下同 疏注正義曰知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者以下文云當祭而日食則此簠簋既陳不當祭也既不當祭時明是祭前陳饌牲器也前文云天子崩后之喪與日食大廟火其禮皆同則此簠簋既陳日食大廟火亦同也故下云如牲至未殺則廢是也牲至已殺則行接祭其天子崩后之喪

牲入雖殺不可行接祭以其喪事重故也云天子七祀言五者闕中言之者鄭此注以周禮言之祭法周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五居其中言是諸侯之法舉五而言則上兼七下通三欲見天子及大夫其祭皆然故云闕中言之闕通也謂通取中央而言之經云嘗禘者謂宗廟之祭也郊社謂天地之祭舉天地宗廟則五祀以上之祭皆在其中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注接祭而已不迎尸也

疏正義曰謂牲至之後則接祭之也接捷也捷速也速而祭之注正義曰經云如牲至未殺則廢此云接祭則牲至已殺之後也案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迎尸於奥是未殺牲之前此經殺牲後云不迎尸者凡迎

尸之禮其節有二一是祭初迎尸於奥而行灌禮灌畢而後出迎牲於時延尸於户外親割薦血而行朝踐之禮設腥爓之俎於尸前是一也然後退而合亨更迎尸入坐於奥行饋孰之禮是二也此云不迎尸者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此謂宗廟之祭郊社之祭無文不迎尸亦謂此時也熊氏云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之前已殺牲也以其無灌故也故大宰云祀五帝納亨注云納亨謂祭之時又中霤禮皆為俎奠於主乃始迎尸是郊及五祀殺牲在迎尸之前也則此不迎尸亦得為祭初不迎尸也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注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惟嘗

禘宗廟侯吉也音義飯扶晚反下同侑音又絕句下皆放此酳音肖又仕覲反酢才各反比必利反疏正義曰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惟有大夫士祭禮以言之案特牲饋食禮祝延尸於奧迎尸而入即延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注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則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也案此說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又案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此是士之祭禮也今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也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者以初崩哀慼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既殯而祭者但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者今喪既殯不得純如吉禮理須宜降殺侑勸也故迎尸入奧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

常數也又熊氏云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謂迎尸入奥之後尸三飯即止祝不勸侑至十五飯於時冢宰攝主酌酒酳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故云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者謂唯行此而已不為在後餘事也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者謂欲葬之時從啓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摧更甚故云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已葬而祭者謂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但既葬彌吉尸入三飯之後祝乃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所以然者以葬後未甚吉唯行此禮而已而已是語辭也皇氏云已止也注正義曰經云祝畢獻止謂祝受獻祭禮遂畢止不獻佐食以下云郊社亦然者王制云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是與五祀同也趙商問云自啓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者案王制云唯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何趙商之意葬時社稷之祭不行何得有

越紼而行事鄭荅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啟及至反哭自當辟之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啟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故有越紼行事鄭云郊社有常日自啟至反哭自當辟之者郊社既有常日自啟反哭當辟此郊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畢若與啟反哭日相逢則五祀辟其日也鄭言天地社稷去殯處遠祭時踰越此紼而往赴之五祀去殯處近暫往則還故不為越紼也云唯嘗禘宗廟俟吉也者謂為嘗禘之禮以祭宗廟俟待於吉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是也其在喪祭郊社之時其喪所朝夕仍奠知者雜記云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人臣尚爾明天子得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注亦謂夙興陳饌牲

器時也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注帥循也所奉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也社稷亦然音義比必利反疏案上天子有祭五祀之文今云奉循如天子謂注正義曰帥循也此釋詁文以經云奉循天子諸侯五祀亦如天子故云謂五祀之祭是諸侯五祀如天子五祀也今此諸侯祭社稷其遭喪節制與五祀同故云社稷亦然案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奔赴得奉循天子之禮者諸侯或不自親奔而身在國者或唯據君薨及夫人之喪其嗣子所祭得奉循天子者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

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注齊衰異門則祭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注室中之事謂賓長獻音義長竹文反下文誄長同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注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注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疏正義曰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歷序三年之喪齊衰大功者以曾子問廢者有幾孔子對云廢者有九遂歷序九種之事一一備言此大夫祭者謂祭宗廟故下文云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是據宗廟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

酢而已矣者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但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使至十一但三飯耳則主人酳酒酳尸尸不酢主人唯此而已大功酢而已矣者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尸三飯祝侑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酳酒獻尸尸酢主人主人乃停故云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者小功與緦麻其服轉輕祭禮轉備其祭尸十一飯訖主人酳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畢次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尸若平常之祭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既喪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及佐食而祭畢止凡尸在室之奥祝在室中北廂南面佐食在室中尸西北面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而已矣若致爵之時主婦在房中南面主人獻賓堂上北面皆不在室中其室中者獻尸祝佐食耳故此注云室中之事謂賓長獻此小功緦麻兼内外知者以前文云内喪大功

以上廢則知內喪小功以下不廢也案雜記云臣妾死於宮中三月而後祭之此內喪緦麻不廢祭者此謂鼎俎既陳臨祭之時故不廢也若不當祭時有臣妾死於宮中及大夫為貴妾緦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之屬皆不祭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者孔子見曾參歷問至大夫必應及士故因廣舉士以語之大夫唯至大功為九而士又加緦小功二等合為十一此亦謂祭宗廟鼎俎既陳而值喪也大夫祭值緦小功不辨內外皆不廢祭而禮則小異耳士值緦小功不辨外內一切皆廢祭士輕故為輕親伸情也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者所祭謂士祭祖禰而死者已雖為緦祖禰於死者無服鼎俎既陳則亦祭也注正義曰今遭異門其齊衰之喪祭也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者此等於已雖服緦而於祖禰則無服然此皆母親而得云無服者祭祀以祖禰為主母親於已服緦於祖禰無服然此皆母親以父為主也其從母父雖無服已為小功熊氏云亦廢祭也皇氏

云以從母於父無服不廢祭也案經云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據緦為文似不闕小功故鄭以緦服解之皇氏横加小功其義非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注為其苟語忘哀也音義為于偽反下為彼為親妻為婦為為已病皆同

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注為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為親哀則是妄弔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身有重服不得弔人之事君子禮以飾情凡行吉凶之禮必使外內相副用外之物以飾內情故云衰以飾在內之情故冠冕文彩以飾至敬之情麤衰以飾哀痛之情所以三年問云衰服為至痛飾也故云君子禮以飾情也三年之

喪而弔哭不亦虛乎者若身有重服而弔他人則非飾情所以為虛也言虛者弔與服並虛也何者若已有喪弔彼而哭哀彼則忘已本哀是已服為虛也若心存於已哀忘彼而哭彼則是於弔為虛也故注云為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為親哀則是妄弔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注重喻輕也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音義治直吏反斷丁亂反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注謂主人也支子則否音義

除如字徐直慮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臣有君親之喪當隆於君之事各依文解之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者答以重喻輕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若身有君服後遭親喪則不敢為親制服也又何除焉者謂喪成服為重始除服為輕末在親重始之日尚不獲伸況輕末之時而可行乎故云又何除焉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者殷祭謂小大二祥祭也以其禮大故曰殷也言初乃為身有君服不敢為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為親行私喪二祥之祭以伸孝心也故盧氏云殷祭盛也君服除乃行釋私服之禮庾蔚云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又明月可大祥猶若久喪不葬者也若未有君服之前私服已小祥者除君服後但大祥而可已有君服之時已私服或未小祥是以總謂之殷祭而不得云再祭殷大也小大二祥變除之大祭故謂之殷祭也禘祫者祭之大故亦謂之殷祭但此論大夫士則不應有禘祫此殷是釋除之祭也有殷事則之

君所鄭以為朔月月半薦新之奠此又比朝夕為大也各有所指不嫌殷名同也注正義曰主人謂適子仕官者適子主祭祀故二祥待除君服而後行也若支子仕官雖不得除私服而其家適子已行祥祭庶子於後無所復追祭故云否也

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注以其有終身之憂疏正義曰曾子又疑云聖人制變更之期情禮之殺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是不許人子有不除之喪若適子除君服後乃有殷祭之事如喪久不葬者此則可解若庶子除君服後無復殷祭之事便是其為父母之服一生不有除說之事此於禮許得可乎　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注言

制禮以為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音義中如字又竹仲反疏正義曰據制以答此所以不除意也孔子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若過則不追舉是禮之意也勿猶不也言今日不追除服者非是不能除改也為此不除正是患其過於聖人之禮制也故又引君子過時不舉之事以證之過時不祭謂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怵惕思親思親故設祭若春時或有事故不得行祭至夏乃行夏祭不復追補春祭是過時不祭以為禮也若過時不除如適子仕者除君服後猶得行殷祭其四時之祭過時所以不追者假今春夏祭本為感春夏而祭至秋非時故不追也且今年春夏雖過時至明年會應復有春夏故當時則祭過時不補前祭祥非為感時正是孝子為存親存親則前後無異故除君服已伸孝心也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

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注居家者因其哀後隆於父母殷事朔月月半薦新之奠也疏正義曰殷大也孔子答云君殯既訖君所無事父母新喪故歸于家以治父母之喪若君喪有朔月月半薦新大事則臣之適君所以哭君若凡常朝夕則不往哭君唯在家為父母治喪故云朝夕否若臣有父母之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若父母之喪有殷事之時則来歸家平常朝夕則不来恒在君處注正義曰君薨既殯是君喪在前殯後親死是父母喪在後親喪痛甚恒居於家是隆於父母也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注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疏正義曰曾子上

問既殯令問既啓故云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荅曰歸哭父母而反往送君既葬畢還來歸家而治父母之喪以此言之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父母葬畢而居君所注正義曰知既葬而歸者以言送君則葬罷而歸則不待君之虞祭也其君喪祔與卒哭未知臣往君所與否云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者謂歸哭父母猶服君服不私服也知不私服者上文云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故知不私服也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注其哀雜主於君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注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注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內子大夫適妻也妻為夫之君如婦為舅姑服齊衰音義適丁歷反疏正義曰前問君既殯及既啓而有父母之喪今問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答曰歸殯父母訖反于君所以未殯君恒在君所家有殷事之時則暫歸歸於家若尋常朝夕則不得歸也故云朝夕否盧氏云歸殯反于君所者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其臨君之殯日盧云歸哭父母而來殯君則殯君訖乃還殯父母也以此言之臣有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去君殯日雖遠祇得待殯君訖而還殯父母以其君尊故也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者以大夫士有殷事在君所之時則在家之殷事之奠有闕若朝夕恒在君所之時則在家朝夕之奠亦闕奠不可廢其大夫尊故遣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行其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

所朝夕否者上文明大夫禮節此明婦人之進止君既殯而歸有舅姑之喪大夫者卿之總號内子者卿之適妻以前問君薨既殯有父母之喪此言君既殯後而婦有舅姑之喪歸居於家君有殷事之時亦之君所云亦者謂亦同其夫也非但夫往君所妻亦往君所也若尋常朝夕則不往君所舉此一條婦同於夫則君既啓及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也注正義曰以君未殯則君哀重而父母又喪是親哀亦重君與親哀既半相雜君為尊故主意於君故尋常恒在君所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晉趙姬請以叔隗為内子而已下之叔隗為趙衰妻是大夫適妻也若對而言之則卿妻曰内子大夫妻曰命婦若散而言之則大夫是卿之總號其妻亦總名為内子云妻為夫之君如婦為舅姑服齊衰者此喪服文也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注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誄

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音義誄力水反謂謚也行下孟反謚音示徐又以二反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注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為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諸侯相誄非禮也注禮當言誄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謚由尊者出之事賤不誄貴誄累也謂賤不得累列貴者之行而為謚幼不得累列長者之行而作謚如此是其禮也所以然者凡謚表其實行當由尊者所為若使幼賤者為之則名欲光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不為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者諸侯及大夫其上猶有尊者為之作謚其天子則更無尊於天子者故唯為天子作謚之時於南郊告天示若有天命然不敢自專也諸侯相誄非禮也者非但賤不誄貴平敵相誄

亦為不可故云諸侯相誄非禮也既賤不誄貴案襄十三年左傳楚子囊為共王作謚者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此不言君臣凡弟而言貴賤長幼者廣包餘人非唯君臣兄弟而已注正義曰案鄭之時說公羊者而為此言故白虎通云天子崩大臣至於南郊稱天以謚之者為人臣子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故至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案白虎通云君薨請謚世子赴告於天子天子唯遣大夫會葬而謚之又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大夫當請誄於君則諸侯理當請誄於天子云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者案大史職云小喪賜謚鄭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言賜之謚明諸侯之喪亦然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注其出有喪備疑喪入必異也戒猶備也謂衣衾也

親身棺曰椑其餘可死乃具也音義疆居良反椑薄歷反親身棺謂杝棺也孔子曰共殯服注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苴經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具焉音義共殯音恭注同下必忍反苴經七餘反下大結反散息但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注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經者布弁而加環經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杖者為已病音義弁皮彥反柩其又反如爵如或作加誤也為已音以入自闕升自西階注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

所毁宗殯宫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殷柩出毁宗周柩入毁宗禮相變也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注謂君已小斂也主人布深衣不括髪者行遠不可無飾音義免音問入自門升自阼階注親未在棺不忍異入使如生來反君大夫士一節也疏正義曰此論諸侯出外死以喪歸之事曽子問夫子云諸侯之君或出疆朝會其出之時以三年之戒以椑從戒備也謂以三年喪備衣衾之屬并以椑棺而從出既有備令其入也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者於時大斂之後主人從柩而歸則其家豫共主人殯時所著之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也於時主人從柩在路以棺柩未安未忍成服於外唯著麻弁麻

布也謂布弁布弁之上而加環經則子麻弁經疏衰菲
杖者身著疏衰疏衰是齊衰也足著菲屨菲謂蔍屨也
其身已病者柱杖故云疏衰菲杖也入自闕升自西階
者謂柩入宮之時毀殯宮門西邊墻從柩而入其升堂
之時自西階而升必西階者以柩從外來如似賓客故
就西而升階就客位也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者上之
所言謂大斂之後此謂未大斂當小斂以後之節則子
首不著麻弁身不服疏衰唯首著免身著布深衣而從
柩也入自門升自阼階者柩入之時入自門不自闕也
升自阼階不由西階也故注云親未在棺猶如生也君
大夫士一節也者言上文從柩之儀更無尊卑之異非
但君大夫士死於道路亦然諸侯與大夫士一等也注
正義曰案王制云絞紟衾冒死而后制此云戒備謂衣
衾者熊氏云此言三年之戒謂衣衾之裁若其造作死
後乃為之云親身棺曰椑案喪大記云大棺八寸屬六
寸椑四寸從外嚮內親身也檀弓注云椑堅著之言也

謂椑雖親身天子椑內猶有水兕諸侯以椑為親身也云其餘可死乃具也謂除椑之外大棺與屬若在家年老亦死前為之今出疆椑從年未老故大棺等死後乃具也知此謂大斂者以下文云如小斂故知此謂已大斂也云殯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者案士喪禮云小斂苴絰大鬲散帶垂又禮親始死布深衣至成服以來其服不改故知殯服布深衣苴絰散帶垂其首服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之後士則加素冠大夫加素弁云其餘殯事亦皆具者以殯不可闕故知具焉經特云共殯服者舉主人服為重案士喪禮云三日成服今君喪在外仍著麻弁疏衰故知不忍成服於外也云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者布弁謂吉布十五升與子游麻衰及詩云麻衣如雪同知加環絰者雜記云小斂環絰是也云布弁如爵弁而用布者案檀弓云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冔是殷之祭冠明弁絰似周之祭冠故知爵弁也云杖者

為已病者以士喪禮服杖同時今服未成而已杖故云為已病也鄭恐是門闕故云毀宗也謂毀此宗廟之牆其處空闕故謂之闕云柩毀宗而入異於生者公羊定元年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注云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也於此之時服殯服也云既塗而成服者謂菆塗既畢而成服也云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者檀弓云毀宗躐行殷道也既云毀宗始云躐行是先毀宗後躐行也是從内而出故云殷柩出毀宗按士喪禮從死至成服主人皆著深衣故知小斂主人布深衣也士喪禮云小斂主人髻髮今著免者以在外遠行不可無飾故著免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注遂遂送君也封當為窆子嗣君也

音義引以忍反下皆同封音窆彼驗反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注封亦當為窆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音義塗音徒扱初洽反衽而審反又而鴆反疏王義曰此一節論君葬在路遭父母喪或父母葬聞君喪之事注正義曰以經云遂既封而歸矣君喪既引在塗而言遂故知遂遂送君也又云不俟子是不待子而先還若待封墳既畢必在子還之後今經云既封而歸非封墳也故知封當為窆窆下棺也禮親始死笄纚小斂始括髮今臣聞君喪即括髮不笄纚者若尋常是吉忽聞君喪故去冠而笄纚今臣有父母之喪葬在於塗首先服免忽聞君喪若著其笄纚則與尋常吉同以首不可無飾故括髮也知葬時著免者以雜記云非從柩與反

哭無免於堩故知葬時著免也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注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注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音義祝皇之六反舊之又反下同為于偽反下注為有異居為無曰同介音界副也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宗子祭用大夫牲之事上牲謂大夫少牢也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為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而祭也以廟在宗子家故也宗子祭時祝告神辭云孝子某孝子謂宗子也某是宗子之名介子某介子謂庶子為大夫者介副也某是庶子名也薦其歲之常事告神

止稱宗子其時庶子身在祭位必知庶子在者以經云祭於宗子之家是大夫就宗子家而祭也注正義曰用大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為士得有祖禰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庶子為大夫得祭曾祖廟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為祭也若已是宗子從父庶子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自立禰廟其祖及曾祖亦於宗子之家寄立之亦以上牲宗子為祭若已是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已家而寄立曾祖之廟於宗子之家已亦供上牲宗子為祭此大夫者謂諸侯大夫故少牢知此是諸侯大夫者以下文云宗子有罪居于他國言他國則是據諸侯也以文相連接故知此大夫是諸侯大夫也上云庶子為大夫此亦當云為庶子某今云介子某者庶子卑賤之稱介是副貳之義介副

則可祭故云使若可以祭然故稱介子　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注此之謂宗子攝大夫音義其祭也本或此下有如之何三字非也　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疏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主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為嘏不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令主人也綏周禮作墮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

氏音義厭本或作猒於豔反注下皆同綏注作隨同許垂反徐況垂反注同辟音避下同飫於去反誤色六反起也敦音對又東論反瑕古雅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注布奠謂主人酬賓奠觶於薦北賓奠謂取觶奠於薦南也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音義觶之豉反字林音支不歸肉注肉俎也謂與祭者留之共燕音義歸如字徐其位反與音預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注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音義

其辭如字告也下及注同昭穆常遥反下音木後放此

疏 正義曰此一節以曾子前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孔子答畢更為曾子廣陳宗子有罪出居他國庶子為大夫大夫在家法其祭之禮案少牢饋食司宮筵于奥設饌畢祝酌奠于鉶南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鬛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妣配某氏尚饗此所謂配也今攝主則不配少牢又云祝出迎尸尸入即席坐而執祝前之觶而祝命尸綏尸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及祭黍稷肺等是謂尸綏祭也尸飯十一飯訖主人洗爵酳尸尸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佐食取黍稷肺授主人所謂綏祭也今攝主不綏祭少牢又云主人左執爵祝與二佐食取黍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所謂嘏也今攝主則不嘏也案特牲主人受嘏之後獻祝及佐食訖主婦獻尸及祝佐食訖乃賓長獻尸尸爵止未飲主人主人主婦相致爵訖尸

乃飲止爵以酢賓賓飲訖賓獻祝及佐食洗酌致于主人主婦訖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獻衆賓訖尊兩壺于阼階東西方亦如之主人酌西方之尊以酬賓主人奠爵於賓之薦北賓取爵東面奠于薦南所謂布奠於賓也今攝主主人奠於薦北賓取奠於薦南而不舉也主人獻長兄弟又獻衆兄弟訖長兄弟加爵於尸衆賓長又加爵於尸訖嗣子舉奠舉奠訖賓坐取薦南之爵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今攝主不旅酬也特牲云旅酬之後無算爵無算爵之後祝告利成尸起主人降佐食徹尸薦俎設於西北隅所謂陽厭今攝主不為此陽厭也攝主不厭祭者此宗子有罪出在他國庶子既為攝主不敢備禮故於祭末不為陽厭之祭也所以不為陽厭者陽是神之厭飫所攝主謙退似若神未厭飫然也不旅者謂於將行旅酬之時賓奠不舉不為旅酬也旅酬是賓主交懽之始今攝主不敢當正主故不旅也不嘏不綏祭者嘏是主人

受福綏是將欲受福先為綏祭今辟正主故不敢受嘏以其不嘏故不綏祭也不配者以祭初尸未入之時祝告神辭曰以某妃配某氏備告考妣今攝主不敢備禮略言皇祖而已此經所陳從祭末然後以次至祭初逆陳之必逆陳之者皇氏云以其攝主非正故逆陳以見義布奠於賓者謂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於賓之北賓奠而不舉者賓坐取薦北之爵奠於薦南而不舉用以酬兄弟此則不旅酬之事而更別言者以上文總云祭禮是主人之事自此以下更別論賓禮有闕故重言之不歸肉者歸饋也謂不歸俎肉於賓也其辭於賓者非但祭不備禮其將祭之初辭告於賓與常禮亦別云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不得親祭故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也故云使某辭注正義曰喪服小記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也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者以其無尸設饌欲神之歆饗而厭飫是也云厭有陰有陽謂一祭之中有此兩厭下文有陰厭有

陽厭是也云迎主至陰厭也約少牢特牲禮文祝酌奠者謂祝酌奠於鉶南且饗者祝奠訖且復以辭饗告神也是室奥陰靜之處故云陰厭尸謖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於西北隅得户明白之處故曰陽厭今攝主不厭謂不陽厭也所以然者厭是厭飫凡厭是神之歆饗云尸謖至陽厭也其上大夫當日賔尸故少牢禮無陽厭也下大夫不賔尸有陽厭也其天子諸侯明日乃為繹祭亦有陽厭也故詩云相在爾室尚不媿於屋漏謂天子之禮天子既爾諸侯亦然此謂下大夫攝也禮有陽厭以其攝主故闕陽厭若上大夫本無陽厭可闕知此不厭不陽厭也此皆逆陳於祭末者先言故知不陽厭也云假讀為嘏至主人也以古旁之嘏是福慶之辭少牢云嘏于主人嘏字古旁為之祭禮唯主人受嘏故知不嘏不嘏主人也云不綏祭謂今主人者謂欲食之時先減黍稷牢肉而祭之於豆間故曰綏祭尸與主人俱有綏祭今攝主則不綏也所以然者凡將受福先為

綏祭令辟正主不敢受福故不綏也若綏少牢禮云祝出迎尸尸入即席坐而祝命尸綏祭尸取菹及黍稷肺祭于豆間是謂之綏祭綏是減毀之名尸與主人俱有綏祭也云令主人者謂令攝主人也云綏周禮作墮者以綏是綏安之義墮是減毀之名故從於周禮墮為正守祧云既祭則藏其墮是也至不配者至某氏者謂祝辭直言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不云以某妃配某氏某氏者其妃之姓也若云某妃姜氏子氏之類也布奠至止旅此皆特牲禮文云此酬之始也者案特牲禮云賓奠之後主人獻衆兄弟內兄弟訖乃行旅酬故云此酬之始也云奠之不舉止旅者謂止旅酬之事而不為也賓客正主祭諸助祭之賓客各使歸俎令攝主不敢饋俎肉於賓故云諸與祭者留之共燕云宿賓之辭者案特牲云乃宿尸注云宿讀為肅肅進也進者使知祭日當来下云宿賓故云宿賓之辭若同列者云宗兄若宗弟其昭穆異者宗子雖祖父及子孫之行但謂之宗子故

云而已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注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注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音義壇大丹反下注同注或作墠音善遠徐于萬反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注言祭於家容無廟也宗子死稱名不言孝注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音義稱尺證反身没而已注至子可以稱孝子

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注以用也用此禮祭也若義也注若順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注首本也誣猶妄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庶子代宗子祭之事各依文解之曾子以孔子上文云宗子有罪居在他國庶子為大夫得在本國攝祭未知庶子無爵在國居者可祭與否故問之孔子曰祭哉者孔子既許其祭以無正文得祭故曰祭哉哉者疑而量度之辭故注云有子孫存不可以之先祖之祀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者宗子雖有廟在宗子之家庶子無爵不得就宗子之廟而祭惟可望近所祭者之墓而為壇以四時致祭也孔子上為曾子說宗子身在外此又說宗子身沒謂告於所祭之墓而后祭於庶子無爵者之家也宗子既死庶子其祭之時告神但稱其名不得稱孝辟宗子也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

者以其禮無正文故孔子引子游之徒黨有庶子祭者而用此禮而祭若義也者若順也謂順於古義故云若義也注正義曰所以不祭于宗子廟者以庶子無爵卑賤遠辟正主正主謂宗子也據鄭此言宗子去在他國正主也鄭必知是有爵者以經云宗子去在他國庶子辟謂有爵者若其無爵在家本自無廟何須云不祭廟辟無爵而居庶子云無爵明宗子是有爵此宗子去他國謂有罪者若其無罪則以廟從本國不得有廟故喪服小記注云宗子去國乃以廟從謂無罪也從上以來雖據宗子有爵而言其廟在家今宗子既死庶子無所可辟當云告於墓而后祭於宗子之家今直云祭於家是祭於庶子之家是容宗子之家無廟故也宗子所以無廟者宗子無爵不合立廟或云祭於家者是祭於宗子之家容庶子之家無廟也庶子所以無廟者一是庶子無爵不合立廟二是宗子無罪居他國以廟從本家不復有廟故也上文孝子某使介子某孝子是宗子之稱

今直言名不言介若宗子在得言介子某今宗子既死身又無爵徒稱名不得稱介故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身没而已者其不稱孝者惟已身終没而已至其子則稱孝也以庶子合稱孝者庶子身死其子則是庶子適子祭庶子之時可以稱孝首本也誣猶妄也者謂今日世俗庶子祭者不尋本義之道理為此祭故云誣於祭謂妄為祭之法不依典禮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注言無益無用為若厭祭亦可乎注厭時無尸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注人以有子孫為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注厭

飫而已不成其為人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注與不成人同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注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注祔當為備聲之誤也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失孔子指也祭成人始設奠於奥迎尸於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音義祔依注音備本或作附同奥於報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祭有尸有陽厭陰厭之事各依文解之祭必有尸乎者曾子之意以祭神神本虛無無形無象何須以生人象之故云

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者若如厭祭之時亦應可乎謂祭初尸未入之前祭末尸既起之後並皆無尸直設饌食以厭飫鬼神如此之時其理亦爾故注云厭時無尸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者孔子答以祭成人之喪者必須有尸以成人之喪威儀具備必須有尸以象神之威儀也尸必以孫若其孫幼則使人抱之若無孫則取同姓昭穆孫行適者可也以其成人威儀既備有為人父之道不可無尸祭殤必厭蓋弗成也者年若幼在殤人道未備威儀簡畧不足可象不須立尸故祭殤必厭蓋弗成也者蓋以不成人故不立尸也今祭成人喪但厭飫而已是將成人與殤同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者孔子答問已了更起別端辯祭殤之禮其處有異故記者又言孔子曰其祭殤有於陰厭者謂適殤也有於陽厭者謂庶殤也曾子既聞孔子云有陰厭有陽厭不解孔子之旨謂言祭殤始末二祭之中有此兩厭故問云祭成人之時有此二厭殤不祔祭祔備也謂祭

殤簡畧何謂備有陰厭有陽厭也注正義曰祭是祭神不祭生人今祭生人無益死者故云無益云無用為者無用為此尸一解云無用為者無用此之為為是助語知祔當為備者案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今云殤不祔祭與小記文乖故知祔當為備備祔聲相近故云聲之誤也云言殤至陰厭者約特牲少牢禮文當設饌於西南奧尸未入之前也云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者當祭末謖起也謂尸起之後也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注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疏正義曰孔子更為辯云若宗子為殤而死以其未成人庶子不得代為之後注正義曰以經云庶子既不為後宗子理不可闕明族人以其倫代之倫謂輩也謂與宗子昭穆同者則代之凡宗子為殤

而死庶子既不得為後不以父服服之鄭注喪服云若與宗子期親者其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有緦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絕屬者同故喪服記云宗子孤為殤而死者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據與宗子小功以下及無服者長中殤則大功下殤則小功又云親則月算如邦人則鄭注是也此是族人以其倫代之者各以本服服之云明不序昭穆立之廟以宗子殤死無為人父之道故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為父也云代之者主其禮者以宗子存時族人凡殤死者宗子主其祭祀今宗子殤死明代為宗子者主其禮也此宗子是大宗族人但是宗子凡弟行無限親疏皆得代之

其吉祭特牲注尊宗子從成人也凡

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祭殤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注此其無尸及所降也其他如成人舉肺脊肵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音義肵音其又忌依反敬也

是謂陰厭注是宗子而殤祭之於奥之禮小宗為殤其祭禮亦如之疏正義曰其卒哭成事之後祭之以特牲祭此殤時不舉肺以其無尸故不舉肺脊無肵俎者肵是尸之所食歸餘之俎以其無尸故無肵俎無玄酒者若祭成人則有玄酒重古之義今祭殤既略故無玄酒也不告利成者謂祭畢今既無所可告故不告利成利猶養也不告供養之禮成也是謂陰厭者此宗子殤死祭於祖廟之奥陰闇之處是謂陰厭也注正義曰士祭成人特牲今宗子殤亦特牲故云尊宗

子從成人之禮也云凡殤則特豚者以凡殤降宗子之殤故用特豚云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熊氏云殤與無後者唯祔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唯據祔與除服也庾云吉祭通四時常祭若如庾言殤與無後者之祭不知何時休止未有聞焉經云吉祭特牲則喪祭之時以其未成人降用特豚也此其無尸者以經云不舉肺無肵俎不告利成此三事本主於尸今以無尸故不為故云此其無尸也玄酒之設本不為尸所有祭殤略無玄酒是降也故云及所降也云舉肺脊肵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案特牲少牢尸將食舉肺脊又云上佐食設肵俎初載心舌肵者敬也主人敬尸之俎又云無算爵祝東面告利成舉肺脊肵俎利成之禮竝施於尸也鄭既云小宗為殤祭禮如大宗者以前經云宗子為殤而死不顯大小故知凡宗子殤祭之禮皆然是以小宗為殤祭禮亦如之必知此經指大宗者以何休公羊注云小

宗無子則絶大宗無子則不絶重適之本上文庶子不為後謂大宗子在殤而死不得為後若非殤則得為後故知是大宗也凡宗子成人而死則得立子孫為後若立凡弟為後則不可故成十五年公羊傳譏仲嬰齊是公孫歸父之弟當云公孫嬰齊而云仲嬰齊　凡殤與無者為歸父之後譏其亂昭穆故曰仲是也

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注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内親共祖禰者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也無廟者為墠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

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為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户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為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以下祭子而止音義適丁歷反下同如有昆弟一本作加有共其音恭　疏正義曰凡殤謂非宗子之殤故云凡殤殤無後者謂庶子之身無子孫為後此二者皆宗子大功内親祭於宗子之家祖廟之内不敢在成人之處故於當室之明白顯露之處為之設尊於東房以其明是陽故為陽厭也注正義曰謂庶子之適子為殤而死此庶子之適一句與下文為總即是昆弟之子從父昆弟是也云或昆弟之子者謂宗子親昆弟所生之適子其昆弟是庶子昆

弟所生者是適故云庶子之適云或從父昆弟者亦謂宗子之從父兄弟宗子之父身是適諸父是庶諸父所生之適子亦是庶子之適故云或從父昆弟云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者如而也而有昆弟謂宗子之親庶凡弟與宗子同祖今既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及諸父謂宗子諸父身竝是庶子與宗子同曾祖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有二一昆弟之子祭之當於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其無後者亦有二一是昆弟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二是諸父無後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得祭者以其身是適故也無後者成人無後則祭若在殤而死則不祭以其身是庶故也案小記云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注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但此經據死者之身小記注據生者設祭之人宗子昆弟是庶不得自祭適子故云父之庶宗子之諸父自是庶不得祭所生適子適子即是宗子從父兄弟故

云父之庶不祭無後祖之庶者宗子昆弟無後而死其餘兄弟應祭之以兄弟竝是祖庶不合立廟故云祖之庶宗子諸父無後其餘諸父親者亦應合祭之以諸父竝是庶子不合立祖廟故云祖之庶義與此不異也云此則今死至共祖禰者從父兄弟是宗子大功親昆弟諸父是宗子家親諸父及從兄弟共祖者昆弟及昆弟之子共禰者鄭必限以大功內親共祖禰者以上文云吉祭特牲唯據士禮適士二廟有祖有禰下士祖禰共廟故鄭限以祖禰同者唯大功之內親也云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也禮大功以上同居命士以上則父子異宮故云有異居之道云無廟者為墠祭之者士立二廟若祭諸父當宗子曾祖之廟宗子是士但有二廟無曾祖廟故云無廟者為墠祭之推此而言大夫立三廟無太祖者其祭諸父得於曾祖廟也其立太祖廟者其祭諸父當於曾祖廟曾祖無廟亦為墠祭之云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大功雖有同財之葬

其經營祭事牲牢之屬親者主為之又牲牢視親者之品命故云親者共其牲物就宗子之家祭其祖禰故云宗子皆主其禮云當室之白尊於東房以宗子之殤祭於室奧今祭凡殤乃於西北隅又特牲云尊於户東注云室户東案上文宗子之殤但不舉肺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其餘皆與祭成人同則其尊亦設於室户東今祭凡殤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殤也云宗子之適亦為凡殤者以上經云宗子為殤而死據宗子身殤不論宗子適子也此明宗子適子父雖是適其子殤死亦為凡殤以其更無別文故知與凡殤同云過此以往則不祭也者此謂宗子身殤及宗子昆弟之子及從父昆弟并宗子適子等唯此等殤死祭之過此以外皆不祭也云祭適者天子下祭五以下竝祭法文彼注云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是天子諸侯祭適殤於其廟奧彼注又云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

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是王子以下及大夫等祭其適殤皆為凡殤也彼注又云凡庶殤不祭以其身是庶若其成人無後則祭之則上文無後昆弟及諸父是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注堩道也變謂異禮音義堩古鄧反且如字徐子餘反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注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變日食也反復也音義從才用反又如字既明反絕句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

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注已止也數讀為速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注舍奠每將舍奠行主音義朝直遥反使色吏反下君使所使同夫柩不蚤出不莫宿注侵晨夜則近姦寇音義蚤音早莫音暮近附近之近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注為無日而慝作豫止也音義慝他得反惡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注痁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為也音義

疝始占反病也恐邱勇反

吾聞諸老耼云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葬在道逢日食之事各依文解之曾子以葬引至塗值日有食之則有變常禮而停住乎且不變常禮而遂行乎不審其事而問孔子也孔子答以已從老耼助葬於巷黨遭日食之事老耼令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日食變動既待日食光明反廻而後引柩行老耼稱曰禮也丘反問老耼云夫柩務於速葬不可以廻反今日有食之令止柩就道右不行不知其日食休已之遲速既不知其遲速設若遲晚遂至於夜莫則豈如行哉言豈如早行為勝哉言當疾行以至於墓赴其吉辰也唯罪人及奔父母之喪見星而行今若令柩見星而行便是輕薄人親與罪人同非但輕薄人親且君子行禮之時當尊人後已不可以人之親疝患疝病也病於危也言不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也故注云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不為也意者言若日食而務速葬以赴吉辰即處有患害而遂

停柩待明反而行禮也注正義曰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者就道右者以道東為右也案儀禮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此既柩行而交相左者以其遭日食之變止哭停柩而不行凶禮故從吉禮行相左或可行相左者云此據北出停柩在道東北嚮對南嚮行人為交相左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注復始死招魂音義為于偽反又如字 孔子曰善乎問之也注善其問難明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注公館若今縣官舍也公所

為君所命使舍已者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臣死招魂復魄之事孔子又為曾子釋私館公館之義私館者謂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所為者與及也謂公之所使為命停舍之處亦謂之公館君所命停客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也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也注正義曰鮑遺問曰注此云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已者注雜記云公所為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張逸答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為也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注土周塈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塈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絙其中央

又以繩從兩旁鉤之禮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焉塗近故耳輿機或為餘機音義邇音爾近也堲本又作即子栗反下同絙本又作絙古鄧反一音古恒反鉤本又作拘古侯反斂力驗反下同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注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於墓與成人同墓塗乃遠其葬當輿其棺乎載之也問禮之變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注蓋欲葬墓如長殤從成人也長殤有送葬車者則棺載之矣史佚成王時賢史也賢猶有所不知音義佚音逸長竹丈反下同則

棺古患反下文棺斂衣棺注棺謂皆同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宫中注欲其斂於宫中如成人也斂於宫中則葬當載之音義名本又作卲同上照反下同史佚曰吾敢乎哉注畏知禮也召公言於周公注為史佚問音義為于偽反下為辟下文有為竝同周公曰豈不可注言是豈於禮不可不許也音義周公曰豈絶句言是豈絶句於禮不可絶句史佚行之注失指以為許也遂用召公之言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注棺謂斂於棺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葬下殤之事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者曾子既見時所行與古禮異故舉事而問也下殤謂八歲至十一也土

周檀弓所云夏后氏之堲周是也周人用特喪下殤之喪故云下殤土周也葬于園者園圃也下殤去成人遠不可葬于成人之墓所用土周而葬于園中也遂輿機而往者輿猶抗也機者以木為之狀如牀無脚及軙簀也先用一繩直于中央繫著兩頭之楇又別取一繩繫一邊材橫鉤中央繫直繩報還鉤材往還取帀兩邊悉然而後以尸置于繩上抗舉以往園中臨斂時當堲周之上先縮除直繩則兩邊交鉤之繩悉各離解而尸從機中央零落入于堲周中故曰輿機而往也塗邇故也者塗路也邇近也若成人墓遠則以棺衣棺于宮中此下殤葬于園是路去家甚近故先用機舉尸往園中而後棺斂故曰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者今謂曾子見時世禮變皆棺斂下殤于宮中而葬之于墓與成人同隆今既遠不復用輿機于尸為當用人抗與棺而往墓為當用車載棺而往墓耶問其葬儀故云如之何也昔者

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者此舉失禮所由之人史佚周初良史武王周公成王時臣也有子下殤而死墓遠者史佚不欲葬于園而載尸往墓及棺而葬之其墓稍遠猶豫未定名公謂至宮中者名公召公奭見史佚欲依下殤禮而不棺斂于宮中而欲車載往墓猶豫未定故勸之令棺斂于宮中如成人禮也史佚曰吾敢乎哉者言吾雖欲如此猶不敢恐為違禮者所譏也名公言于周公者言猶問也史佚既畏周公故名公為諮問于周公述其事狀以決之者周公曰豈不可者周公聞名公之問故答云豈豈者怪拒之辭先怪拒之又云不可不可者是不許之辭史佚行之者名公述周公曰豈不可之辭以語史佚史佚不達其指猶言周公豈不可是許之辭故行棺衣宮中之禮也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者更據失禮所由也然此云棺衣棺于宮中自史佚為始明昔非惟于宮中不棺亦不衣也而不言於宮中者畧從可

知也注正義曰土周至輿機案檀弓云夏后氏之塈周葬中殤故知土周是塈周也云周人以夏后氏之塈周葬下殤于園中者檀弓云中殤下殤此直云葬下殤土周葬于園者以經云下殤故指下殤為言檀弓所言據士及庶人也若諸侯長中殤適者車三乘下殤車一乘既有遣車即不得塈周輿機而葬也諸侯庶長殤中殤車一乘則宗子亦不用塈周輿機而葬其下殤則輿機其大夫之適長殤中殤遣車一乘亦不輿機下殤無遣則輿機也然則王之適庶長中下殤皆有遣車並不輿機士及庶人適庶皆無遣車則中下殤並皆輿機故熊氏云若無遣車中從下殤其長殤既無遣車年又長大不可與下殤同蓋棺斂于宮中載棺而往葬之于墓從成人也史佚武王時賢史也者史佚文王武王時臣故國語稱訪于辛尹尚書稱逸作册是也但下殤之喪非成人之要故史佚猶有不知畏知禮也者是畏周公也不欲直指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注吉凶不可以同處孔子曰尸弁冕而出注為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為大夫士者卿大夫士皆下之注見而下車尸必式注小俛禮之必有前驅注為辟道音義辟婢亦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卿大夫與君為尸之事曾子言卿大夫或為尸而已受宿齊戒而門內有齊衰之喪其禮如何故云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者此荅曾子云且舍公館待事畢然後歸哭也所以出於公館者以

祭是吉吉凶不可同處也尸冕而出此孔子因曾子上問為尸之事遂為曾子廣說事尸之法故此直言孔子曰無曾子問辭此篇之內時有如此皇氏以為無曾子問者後寫脫漏非也卿大夫士皆下之者謂尸或出於道路其卿大夫乘車見尸則下車也尸必式者而尸當憑式小俛以敬之必有前驅者謂尸出行則有前驅辟道之人也注正義曰案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以君之先祖有為士者當著爵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得服爵弁者若以助君祭服言之大夫著冕此云大夫者因士連言大夫耳案儀禮特牲尸服玄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

有司與注疑有司初使之然音義辟音避下同與音餘下皆同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注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則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注二者恕也孝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注疑禮當有然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注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音義難乃旦反費音秘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

知也注時多攻取之兵言非禮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不奪孝子情之事各依文觧之子夏以人遭父母三年之喪卒哭之後國有金革戰伐之事君使則行無敢辭辟為是禮當然與為當初時有司強逼遣之與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者觧人臣喪親在上君子許之致事君子謂人君也人臣有親之喪在上君子許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此謂恕也以己情恕彼也據君許於下也亦不可奪親者謂人臣遭親之喪若不致事是自奪思親之心也故遭喪須致事是不奪情以求利禄此謂孝也此據孝子之身也言孝子居喪不可以不致事人君不可以不許舊記先有此文故孔子引之故云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既前荅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理子夏既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謂其禮當然故問孔子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豈非禮也與疑其於禮當然又意謂見

魯君居喪有金革之事豈是禮也與疑其非禮也故問之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者孔子對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當亦有之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君伯禽卒哭而從金革時有徐戎作亂東郊不開故征之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卒哭而從金革之事更無所為蓋直貪從於利攻取於人者吾不知也言不知是不得此禮也注正義曰皇氏云夏后氏尚質孝子喪親恍惚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既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知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殷既葬後代漸遠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恕也鮮不奪人之親已既思親以己方人何可奪人之親是君恕也孝也鮮亦不可奪親是孝子思親今不致事不能念親今既致事是不奪思親之情是其孝也伯禽至費誓者言伯禽周公之子封於魯案史記魯世家文云徐戎作難尚書序又云

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以此上經云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此云魯公伯禽有為為之故知征之然周公致仕之後成王即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云伯禽卒哭者為母喪也

禮記注疏卷十九

禮記注疏卷十九考證

諸侯旅見天子○臣名南按舊本分卷無理莫如曾子問篇自此至當祭而日食太廟火章孔子答語未全即截為十八卷其十九卷首簡即前章答語之半細玩孔疏條理秩然原本必不如此割裂也今斷自此章以下為十九卷

祝畢獻而已注疏○舊本誤與下章經文接連而疏亦脱於後今移正

孔子曰共殯服注疏小斂苴絰大鬲散帶垂○大鬲舊本訛太高今據士喪禮改正士喪禮注曰鬲搤也中人之手搤圍九寸絰帶之差自此出焉

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疏按少牢饋食云云○臣名南按經文順便而言孔疏順叙祭祀行禮之次第故先言不配次言不綏祭次言不假次言不旅而後言不厭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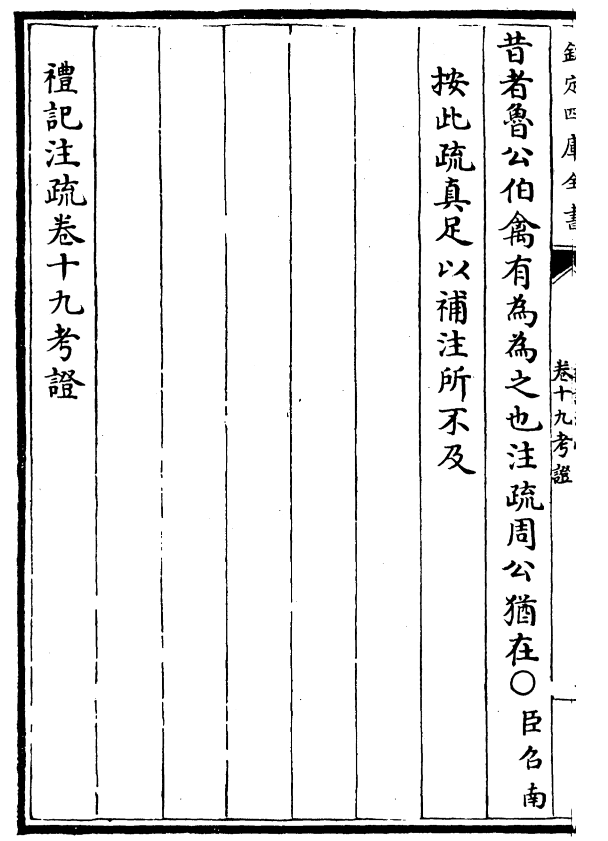
又疏尸入即席坐云云○臣名南按疏雖引少牢饋

食此文則又節取特牲饋食之文也特牲饋食本文云尸即席坐祝命綏祭左執觶右取菹擩於醢祭於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至尸飯十一飯云云又約少牢文也

周公曰豈不可音義周公曰豈絕句○陳澔曰鄭注以豈為句非也周公曰豈不可者謂何為不可也

自史佚始也注疏所謂土周而下闕○此下疏文全闕

舊本後空二十三行今仍之



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注疏周公猶在○臣召南

按此疏真足以補注所不及

禮記注疏卷十九考證

謹案卷十八第二頁後二行疏明卿大夫士等不

禅冕也刋本監本毛本脱士字據宋本增

第四頁前一行疏今案既夕禮刋本既訛朝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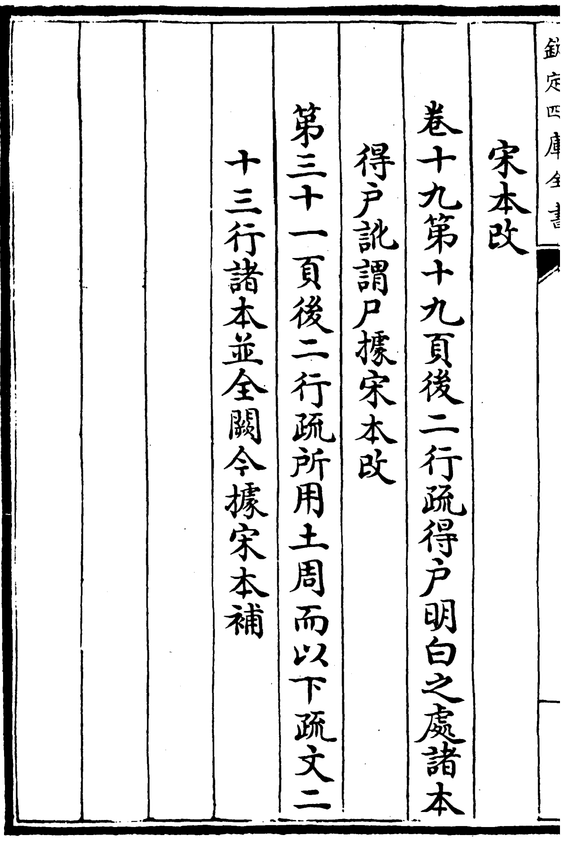
第七頁前七行疏以交神明刋本明訛用今改

第十五頁前二行疏士冠禮刋本冠訛喪今改

第二十三頁後一行疏謂選擇吉日刋本選訛遷

今改

第二十五頁前七行經藏諸祖廟諸本藏訛奘據



宋本改
卷十九第十九頁後二行疏得户明白之處諸本
得户訛謂尸據宋本改
第三十一頁後二行疏所用土周而以下疏文二
十三行諸本並全闕今據宋本補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舉人臣羅步雲

謄録舉人臣孫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二十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文王世子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注三皆曰朝以其禮同

音義朝直遥反三如字又息暫反　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

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注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

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史直日矣音義衣徐於既反又如字豎上主反　內

豎曰安文王乃喜注孝子恒兢兢及日中又至亦如之注又復也音義復扶又反及莫又至亦如之注莫夕也音義莫音暮注及篇末皆同其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注節謂居處故事履蹈地也音義蹈徒報反王季復膳注飲食安也然後亦復初注憂解音義解胡買反疏正義曰案緯候之說文王年九十六始稱王崩後謚之曰文則為世子之時未得為文王也記者于後追而書之下記世子朝父母每日惟二又内則云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日入而夕者朝禮具夕禮簡故言夕今三皆曰朝者以其禮同故通言朝凡常世子朝父母每日惟二今文王朝于王季日三者增一時又三者皆稱朝並是

聖人之法也

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注在察也音義上時掌反煖乃管反徐況煩反

食下問所膳注問所食者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注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爲其失飪臭味惡也退反其寢音義末亾曷反應應對之應爲于偽反飪而審反生熟之節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注庶幾程式之帥循也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注言常在側音義稅本亦作脫又作說同音他活反養羊尚反

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注欲知

氣力箴藥所勝音義壹本亦作一飯扶晚反下及篇末皆同箴本亦作鍼之林反勝音升

旬有二日乃間注間猶瘳也音義瘳丑由反差也疏正義曰食上謂獻餕食下謂食畢徹餕而下文王問進食之人其父所膳何食膳宰答畢文王又命戒膳宰云末有原末無也原再也言在後進食之時皆須新好無得使前進之物而有再進膳宰應曰諾然後文王乃退反其寢也注正義曰末微末故為勿也原再也釋言文云為其失飪臭味惡也者食若再進必熟爛過節故為失飪臭謂氣也言氣之與味皆惡也故云臭味惡云退反其寢者以來至王季寢門外今云退故知退反其寢謂文王私寢也案爾雅釋言云庶幾尚也是庶幾為慕尚之義程式之者程是程限也式是法式言武王慕尚文王以為程限法式帥循也釋詁文經云不敢有加焉者以武王伐紂功業既成恐有踰越文王之嫌故記者云不敢有加焉病重

之時病恒在身無少間空隙病今既損不恒在身其間有空隙故云間猶瘳也瘳是疾減損也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注間後容臥音義女音汝後同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注帝天也音義齡音零本或作聆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注撫猶有也言君王則此受命之後也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注年天氣也齒人壽之數也九齡九十年之祥也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言與爾三者明傳業于女女受

而成之音義壽音受後同樂音洛予爾羊汝反傳直專反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注君子曰終終其成功疏正義曰文王疾瘳武王得安睡文王問爾其何夢武王對曰夢見天帝與我九齡之言而與我也文王語武王云天既與女九齡之言女以九齡為何事也武王曰齡善也是福善之事西方有九國未賓既夢得九種齡善君王其終撫諸撫有也諸之也言王終久有之文王曰女之所言非也古者謂年齡謂稱年為齡古者稱齒亦為齡天既與女九齡女得九十年之祥是我為百歲爾為九十吾與爾三焉言我齡百年中與爾以三年焉皇氏云以九齡謂鈴鐸謂天以九箇鈴鐸而與武王偏驗書本齡皆從齒觧為鈴鐸於理有疑亦得為一義令謂天直以九齡之言而與武王不知齡是何事故文王不審云女以為何注正義曰撫猶有也者撫為存撫故為有也言君王則此受

命之後者文王繼王季為西伯是殷之諸侯不合稱王令武王謂之君王故知受命之後也案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質虞芮之訟二年伐鬼方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書序云殷始咎周鄭注云紂聞文王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囚于羑里三伐者謂二年伐鬼方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則被囚在四年之末五年之初于時必未稱王若其稱王反叛已露紂何肯囚復釋之是知於時必未稱王也書傳云五年伐耆殷傳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㓤黎六年伐崇則稱王故詩皇矣論伐崇是類是禡行天子禮此云稱王在受命之後者謂受命六年之後也受命者謂受赤雀丹書之命故中候我應云赤雀入酆止于昌戶受命之時已三分有二令云西方有九國於時未賓則非有二分諸侯也或以為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徒未知定是何國也爾雅釋天云周曰年年稔也稔孰謂歳穀一孰是年為天氣也大戴禮

云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齒是人壽之數也又年穀一孰而零落人之年老齒亦零落是年之與齒俱有零落之義云文王以勤憂損壽者以文王當紂暴虐之時故知勤憂損壽也無逸篇云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是勤憂也云武王以安樂延年者以武王承文王之業故安樂延年詩魚麗美萬物盛多始于憂勤終於逸樂也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天定之數令文王云吾與女三者示其傳基業于武王欲使武王承其所傳之業此乃教戒之義訓非自然之理

成王幼不能涖阼注涖視也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音義涖音吏又音類下同莅視本或作莅臨也周公相踐阼而治注踐履也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音義相息亮反治徐直吏反下注治

定同一音知字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注抗猶舉也謂舉以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音義抗苦浪反長竹文反後皆同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注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足以感喻爲音義撻他達反擊也文王之爲世子也注題上事疏正義曰武王既終成王幼弱不能涖阼階行人君之事周公乃輔相成王令成王且在學學世子之道周公代成王踐履阼階攝王位而臨天下乃舉世子之法于伯禽伯禽舉行世子之法以示成王欲令成王觀而法之使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者若成王法效伯禽不能備具而有過失周公則笞撻伯禽責其不能

以世子之禮教成王也必如此者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文王之為世子也者從篇首以至于此是文王之為世子及武王成王之法其武王成王為世子之禮皆上法文王故以文王之為世子總結之也注正義曰案鄭注金縢云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大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也此是鄭義推成王幼不能踐阼之事也經云周公相踐阼而治知非周公輔相成王令云踐阼而治必知周公代成王履阼階者以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是代居位也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注四時各有所宜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音義學戸孝反教也下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學舞干戚同選息戀反後同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注干盾也戈句子戟也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也用安静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音義夏戸嫁反下放此籥羊灼反楯食準反又音尹句古侯反翟大歷反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注四人皆樂官之屬也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

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音義大如字又音太胥息余反又息呂反注皆放此版音板本又作板舍菜音釋後舍釆同頒音班胥鼓南注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音義旄音毛僭七尋反又子念反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注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

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于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也音義大音太下文注大樂正大學大傅大祖大寢皆同瞽音古瞽宗殷學名庠音詳上庠虞學名播波我反易以致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是第二節中教世子及學士時節兼明所教之官及所教之處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者學謂教也言三王教世子及學士等必各遂四時所宜則下文之類是也胥鼓南者胥謂大胥南謂南夷之樂施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則擊鼓以節南樂故云胥鼓南注正義曰四時各有所宜學者即下云春夏學干戈及春誦夏弦之類是也云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于學者則王制云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

子及國之俊選等升於學謂大學也故下文于東序是大學也干楯也春時萬物有孚甲故象干也楯捍也楯所以捍難故以干為盾也云戈句孑戟也者夏氣茂盛萬物體壯枝葉似戟有句孑也案考工記戈廣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以其形句曲有孑刃鄭云若今雞鳴戟也云干戈萬舞象武也者宣八年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以其用干故知象武若其大武則以干配戚則明堂位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若其小舞則以干配戈則周禮樂師教小舞干舞是也春夏陽氣發動故云用動作之時學之秋冬學羽籥羽翟羽也秋則體成文章也籥笛也籥聲出于中冬則萬物藏于中云羽籥籥舞象文也者宣八年公羊傳云籥者何籥舞也以其不用兵器故象文也引詩者邶風簡兮之篇也證羽籥之義以秋冬凝寒漸静故云用安静之時學之盧植以為春教干夏教戈秋教羽冬教籥但干與戈羽與籥舞時相對之物皇氏云引鄭詩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秋冬

羽籥同教春夏亦同教干戈義或然也皆據年二十升大學者也云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者此籥師云教戈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歙籥是籥師既教戈又教籥此小樂正教干周禮樂師教小舞則六舞皆教故知通職至秋冬之時亦教羽籥也云小樂正樂師也者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此有大樂正及小樂正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故知小樂正當樂師也但此經雜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也小樂正也云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者證樂師有教舞之事小舞者謂年幼小時教之舞其舞即帗舞羽舞皇舞旄舞于舞人舞也云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者證大胥有教樂之事大胥掌教學士版籍以待聚致諸子諸子則學士也春時入學釋蘋藻之菜禮先聖先師合六舞節奏令之得所秋時頒布學者才藝和合音聲使應曲折云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者證籥師有教樂之事周禮唯有籥師此云

籥師丞者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南一名任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云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者證大胥所以鼓節南由正舞位故鼓之也云旄人教夷樂者證教南樂之人是旄人也引詩以雅以南者是小雅鼓鍾之詩刺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故陳先王正樂以刺之教夷樂者明王德化來四夷言先王以萬舞之雅樂以四夷之南樂以籥舞之文樂進旅退旅則知三舞各得其所不有僭差引之者證此經之南為南樂舉南樂則四夷之樂皆教之也誦謂歌樂者謂口誦歌樂之篇章不以琴瑟歌也云弦謂以絲播詩者謂以琴瑟播被詩之音節詩音則樂章也若學舞之時春夏學干戈而用動秋冬學羽籥而用静皆據年二十升于大學者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春誦夏弦在殷之瞽宗也云陽用事則學之以聲春夏是陽陽主清輕故學聲聲亦清輕云陰用事則學之以事秋冬屬陰

陰主體質故學事事亦體質因四時所宜順動靜之氣於學功業易成也云周立三代之學者謂立虞夏殷學也其虞之學制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也夏殷之學亦在國而鄭注儀禮云周立四代之樂于國者合周家為言耳故與此注不同夏后氏之學在上庠即周之大學為夏之制也云學書于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者虞書有典有謨故就其學中而教之則周之小學也云學舞于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者夏后氏上受舜禪是文下有湯伐是武以此二者之間故云文武中以兼有文舞武舞故也云學禮樂于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者以湯放桀武王伐紂殷周革命事類相似故云功成治定與已同也先師以為三代學皆立大學小學今案下養老于東序是周之大學夏之東序也又王制云養老于虞庠是周之小學為虞庠也又此學虞學也學舞于夏學學禮于殷學若周別有大學小學更何所數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注學以三者之威儀也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音義合如字徐音閤注同下大合樂放此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説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注學以三者之義也戚斧也語説合語之説也数篇数音義説如字徐始鋭反注語説同大司成論説在東序注論説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此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即大司成司徒之屬

師氏也師氏掌以媺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音義論力門反徐力頓反注同行下孟反下文德行同疏正義曰此一節還是第二節中教世子及學士祭與養老合語之威儀又教世子等祭與養老合語之義理兼明所教之官及所教之處又明司成之官考課才藝深淺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者此之一凡總包三事也一是祭二是養老乞言三是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于東序謂祭與養老乞言及合語之禮皆小樂正之官詔告世子及學士于東序之中謂小樂正以此祭及養老合語三者之威儀以教世子及學士等小樂正既教三者之威儀大樂正又教三者之義理故大樂正學舞干戚干戚則前經祭祀也祭祀之時舞其干戚之樂不云祭祀而云舞干戚者容祭祀之外餘干戚皆教之語說謂合語之說則前經合語也亦大樂正教以語說義理命乞言者大

樂正命此世子及學士於老者而乞言則前經養老乞言但前經云祭故養老乞言與祭相連故尊之序在合語之上此經不云祭故略其養老在語說之下皆大樂正授數者謂干戚語說乞言三者皆大樂正之官授世子及學士等篇章之數為之講說使知義理大司成論說在東序者小樂正既詔以三者威儀大樂正又教以三者義理于是大司成之官論量課說此世子學士等義理之深淺才能之優劣于東序之中注正義曰學以三者學教也教以三者威儀容貌言祭與養老乞言及合語行禮之時皆有容貌故小樂正教之云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者此經先云祭與養老乞言別云合語則合語非祭與養老也故知是鄉射鄉飲酒及大射燕射之等指儀禮成文而言之以其此等至旅酬之時皆合語也其實祭末及養老亦皆合語也故詩楚茨論祭祀之事云笑語卒獲箋云古者於旅也語是祭有合語也養老既乞言自然合語也引鄉射記者

證旅酬之時得言說先王之法故云古者於旅也語言合語者謂合會義理而語說也學以三者之義者此經與前經重序其事文勢相似前經小樂正乃教威儀事淺故云詔之東序此大樂正所教義理既深故大樂正授數知者文承東序之下大樂正授數之時亦在東序鄭以下文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父師與樂正相連此大司成亦與大樂正相次故知司成則大司成也以其掌教故知是司徒之屬以其父師司成又掌教國子故知當師氏也引師氏以媺詔王以下者皆師氏職文案書傳大夫為父師周禮師氏中大夫云教國子以三德三行三德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云及國中失之事者中謂中禮失謂失禮掌國家中禮失禮之事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注間猶容也

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音義坐才卧反又如字遠近間並如字間猶容也注同徐古辨反同畫乎麥反別彼列反廣古曠反又如字三寸一本作廣三尺三寸三分函胡南反終則負牆注卻就後席相辟音義辟音避下辟君同列事未盡不問注錯尊者之語不敬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國子侍坐于大司成之儀故云侍坐于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可以問者去大司成遠近中間可容三席之地席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則函一丈可以指畫辟而問也終則負牆者問終則起卻就後席負墻而坐辟後來問者列事未盡不問者其問事之時必待尊者言終如有不曉然後更問若尊者序列其事未得終盡則不可錯亂尊者之語而輒有咨問則為不敬也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注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音義億本又作噫音抑疏正義曰此論四時在學釋奠之事凡學者謂禮樂詩書之學于春夏之時所教之官各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之時所教之官亦各釋奠于其先師故云秋冬亦如之猶若教書之官春時于虞庠之中釋奠于先代明書之師四時皆然教禮之官秋時於瞽宗之中釋奠于其先代明禮之師如

此之類是也注正義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者謂所教之官也若春誦夏弦則太師釋奠也教干戈則小樂正樂師等釋奠也教禮者則執禮之官釋奠也皇氏云其教雖各有時其釋奠則四時各于其學備而行之引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者此周禮大司樂文引之者證樂之先師也後世釋奠祭之然則禮及詩書之官有道有德者亦使教焉死則以為書禮之祖後世則亦各祭于其學也故云此之謂先師之類也以大司樂掌樂故特云樂祖其餘不見者周禮文不具也云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者皆漢書儒林傳文案書傳伏生濟南人故為秦時博士孝文帝時以書教于齊魯之間詩有毛公者毛公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高堂生者魯人漢興為博士傳禮十七篇藝文志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不能言其義是其事也其儒林傳詩書及禮多矣而不言者以其非俊異

也又有傳易及春秋不引者以此經惟有詩書禮樂故不引易與春秋云億可以為之也者億是發語之聲言此等之人後世亦可為先師也疑而不定故發聲為億以三時釋奠獨不言夏故言夏從春可知也以其釋奠直奠置于物無食飲酬酢之事故云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釋奠所以無尸者以其主于行禮非報功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注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疏正義曰此明諸侯之國天子命之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之時必用幣而行禮諸侯言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則天子始立學亦釋奠于先聖先師也天子云四時釋奠于先師不及于先聖者則諸侯四時釋奠

亦不及先聖也始立學云必用幣則四時常奠不用幣也皇氏云行事必用幣謂禮樂器成及出軍之事其告用幣而已案釁器用幣下別具其文此行事必用幣繫於釋奠之下皇氏乃離文析句其義非也注正義曰此謂諸侯新建國天子命之始立學也故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是也知非天子始立學者以此下文云有國故則否是廣記諸侯之國故知此始立學者據諸侯也但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若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耳其所習經業皆于時王學中其鄉學為庠故鄉飲酒義曰迎賓于庠門之外注云庠鄉學也若州黨與鄉同處共在鄉學故學記云黨有庠是鄉之所居黨也州及遂以下皆謂之序故州長春秋射于序學記云術有序鄭云術當為遂是州遂為序也云先聖周公若孔子者以周公孔子皆為先聖近周公處祭周公近孔子處祭孔子故云若若是不定之辭立學為重故及先聖常奠為輕故唯祭先師此經始立學

故奠先聖先師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注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有國故則否注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音義夔求龜反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鄉飲酒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疏正義曰此謂諸侯之國釋奠之時若已國無先

聖先師則合祭鄰國先聖先師謂彼此二國共祭此先聖先師故云合也非謂就他國而祭之當遂合祭耳若魯有孔子顏回餘國祭之不必于魯若已國有先聖先師則不須與鄰國合也當各自祭故云有國故則否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是國故有此人則不與鄰國合祭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明合樂之時天子視學于其明日必遂養老注正義曰經云凡大合樂者凡者非一之辭鄭以大合樂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者其月令季春大合樂則亦在其中以季春大合樂其文自明故鄭不引之耳云于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爲者周禮大胥春合舞秋合聲雖無天子視學之文又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則明春合舞秋合聲之時天子亦親視學也云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者案鄉飲酒鄉射禮明日乃息司正云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先生謂致仕者君子謂鄉中有德行者此皆老人也故云是養老之象類

凡語于郊者注語謂論説于郊學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注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矣曲藝皆誓之注曲藝為小技能也誓謹也皆使謹習其事音義技其彼反以待又語注又語為後復論説也音義復扶又反三而一有焉注三説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乃進其等注進于衆學者以其序注又以其藝為次謂之郊人遠之注俟事官之缺者以代之遠之者不曰俊選曰郊人賤技藝音

義遠于萬反注同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注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于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音義近附近之近疏正義曰此以下明官爵於學士已成者必取賢斂才爲者謂在於西郊學之中論說取賢斂其才能者以爵之也或以德進者謂人能不同各隨才用也德謂有道德者進謂用爵之也德最爲上故進之宜先也或以事舉者事次德者雖無德而鮮世事或吏治之屬亦舉用之也或以言揚者次事也揚亦進舉之類互言之雖無德無事而能言語應對堪爲使命亦舉用之曲藝皆撍之者曲藝謂小小技術若醫卜之属也撍謹也若學士中雖無前三事而有小小技術欲授試考課皆且卻之令謹習以待又語者又語謂後復論說之曰令待後時若春待秋時也三而一

有爲者謂小技藝者所説三事之中而一事有善者乃進其等者等輩類也若説三事有一善者則進于大衆輩中也以其序者序次也雖得進衆而不得與衆爲一猶使與其輩中自爲高下之次序也謂之郊人者雖有次序而待職缺當擬補之若國子學士未官之前俱爲俊選而以小才技藝者未官之前不得同爲俊選但名曰郊人言其猶在郊學也遠之者所以謂爲郊人者是疎遠之故也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者成均則虞庠也上尊堂上之酒尊天子於成均之内飲酒以恩澤被及于此郊人其郊人雖賤亦得取爵于堂上之尊以相旅也所以榮之注正義曰語謂論課學士才能也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爲小學在西郊今天子親視學于其西郊考課論説于西郊之學以西方成就之地故也或偏在四郊董仲舒爲春秋繁露云成均爲五帝之學虞庠是舜學則成均五帝學也以無正文故云近是也言虞庠近是成均凡飲酒之禮尊者酌于堂上之尊卑者

酌于堂下之尊故特牲禮主人獻賓及獻衆賓及長兄弟等及次賓及次兄弟等皆酌于堂下之尊以相旅是也今郊人雖賤亦侍酌于堂上尊故云取爵于上尊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興當為釁字之誤也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音義興依注為釁音虛覲反然後釋菜注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有時將用也不舞不授器注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乃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注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

於虞庠則儐賓於東序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音義儐必刃反本亦作擯注同介如字下注同副也廩力甚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禮樂之器初成用幣告先聖先師又釋菜告器成將用乃退儐之事也始立學者亦謂天子命諸侯始立教學又造禮樂之器新成釁之既畢乃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然後釋菜既以幣告後又更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將用也故前用幣告其器成後釋菜告其將用也不舞不授器凡釋奠禮重故作樂時須舞乃授舞者所執干戈之器今其釋菜之時雖作樂不為舞也亦既不舞故不授舞者之器乃退儐于東序釋菜虞庠既畢乃遂虞庠而退乃儐禮其賓于東序之中其禮既殺唯行一獻無介無語如此於禮可也注正義曰案雜記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是器成當釁之故知興當為釁經言用幣故知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前用幣直云告器成此釋菜

云告器成將用則兩告不同也熊氏云用幣則無菜用菜則無幣皇氏云用幣釋菜秖是一告其義恐非也案四時釋奠不及先聖知此用幣及釋菜及先聖者以上文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此文亦云始立學既釁器用幣釋菜亦及先聖也以其始立學及器新成事重于四時常奠也故學記云皮弁祭菜鄭注禮先聖先師知及先聖者以彼云未卜禘不視學則祭菜與視學為一也此下文云天子視學祭先聖先師故知學記祭菜及先聖也熊氏云月令釋菜不及先聖者以其四時入學釋菜故不及先聖也王制釋奠于學注以為釋菜奠幣知非釋奠者彼是告祭之禮初天子出師受成于學告之無牲明反告亦無牲也故謂釋奠時亦不及先聖也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也即此釁器用

幣是也以前皆熊氏之說義或當然也釋菜禮輕也者此既釋菜禮輕不可為舞所以大胥云春舍菜合舞似釋菜為舞者彼謂春欲合舞之時先行釋菜之禮不謂釋菜之時則合舞也迎釁器以來皆據諸侯之禮故云始立學若其諸侯惟立時王之學何得云乃退儐于東序故云乃退者得立三代之學得有夏之東序謂諸侯有功德者得立三代之學若魯國之北東序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既退儐于東序明釋菜在于虞庠云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者明堂位文也

教世子注亦題上事疏

正義曰迎上凡學世子至此皆是教世子之法其間雖有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及國之俊選諸侯之事及釋奠養老之事雖非一也以世子為主故云教世子以總之注正義曰題謂題目前文王之為世子文在于下題目以上之事今教世子之文又在于下亦是題目以上所設

諸事故云亦題上事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注中心中也懌說懌音義懌音亦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注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音義少傅詩召反下音賦後同浸子鴆反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注謂為之行其禮音義為于偽反下為說其為君皆同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注為說其意太傅在前

少傅在後注謂其在學時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注謂燕居出入時是以教喻而德成也注以有四人維持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注慎其身者謹安護之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注記所云謂天子也取以成說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注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

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是第三節中論三王教世子禮樂及立師傅教以道德既成教尊官正國治之事樂所以脩內也者樂是喜樂之事喜樂從內而生和諧性情故云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者禮是恭敬之事恭敬是正其容體容體在表故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于外者樂雖由中從中而見外禮雖由外從外而入中是中之與外皆有禮樂故云禮樂交錯于中謂交間錯雜于其情性之中發形于外謂宣發形見于身外也謂威儀和美也是故其成也懌者謂內外有樂心既喜悅外貌和美故其成也懌懌悅懌也恭敬而溫文者謂內外有禮貌恭心敬而溫潤文章故云恭敬而溫文也是以教喻而德成也者以世子外有傅相內有師保是以世子於師教曉喻其德業成就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作記者更明師保之德故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謂教世子以所行之事喻曉也諸于也而每事之上使世子曉喻于德義也保也者

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保是護也輔相也翼助也謂護慎世子之身輔相翼助使世子而歸于道案老子先道後德則道尊德卑此師喻諸德保歸諸道先德後道者以道德無定據各有大小老子謂無爲自然之道故在先德爲人所法行故在後皆謂大道大德也此謂教世子之身先須于事得理若身之有德乃可通達流行故德先道後謂小道小德也已具上曲禮疏記曰虞夏商周者此作記之人更言記曰則是古有此記作記者引之耳注記所云據天子也必知據天子者以有師保疑丞下則云四輔三公故知天子也後人作記者取此古記天子之事以成世子之記耳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此皆古記之文語使能一句是後作記者觧前記之人所言以四輔三公不必須備惟擇好人者語使能也語言也言古記如此言四輔三公必使能也其四輔者案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

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禄視次國之君也注正義曰謂燕居出入時者上云在前在後行步動止之節此文言入言出故以為燕居出入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注聞之者聞之於古也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音義治直吏反下而治國治並同于依注作迂音同又音紆

疏正義曰此一節是第三節中覆説周公教成王為世子之事及在學行一物而有三善之事故云抗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者仲尼聞古之言為

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不辟殺害猶尚為之況周公于其身于廣大也今乃廣大其身謂其身得廣大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其周公比殺身之人則優饒為之言周公自優饒光益也所以光益者古人益君則身處危亡周公益君身居尊顯又古人益君則勤苦周公益君則逸樂是于身有優饒于德又廣大也注正義曰于是語辭迂為迴遠故讀于為迂迂廣大之義也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注以為世子若為世子時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注亦學此禮於成王側欲令成

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注處君父之位覽海内之士而近不能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矣音義令力呈反疏正義曰凡教世子之法必須對父成王既幼未能涖阼為人君應須教以世子之法然後能為人君成王既無父令若以成王為世子時則無為世子之處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伯禽與成王居令成王學之知父子君臣之義也注正義曰武王既崩則成王非復是世子令經云以為世子則是周公全用世子禮教之故云若為世子時言雖為君未能涖阼與世子時無異故云以為世子則無為也以寔則不為世子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注物猶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

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注學教音義

學音斆下及注同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注司主也一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周公踐阼注亦題上事疏正義曰物猶事也謂與國人齒讓之一事而三善者謂衆知父子衆知君臣衆知長幼是其三善則下經所云者是也俗本皆云著於君臣之義而定本無著字義亦通云父在則禮然君在則禮然直云長長不云兄在則禮然者于世子無兄故不云兄在也故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者國人謂不知禮者疑而發問曰有父在則禮然者是知禮者曉其意而答之言父在則禮然者父在之時恒須謙退不敢居人之前故云父在則禮當如此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者國人見世子雖貴尚屈降于人則知父

尊彌甚故云衆知父子之道父子天性自然故云道君臣以義相合故云義長幼有等級上下故云節以幼時事父成人事君故先父子後君臣長幼輕于君臣故在下父子長幼親屬易明故云知君臣以義和合於後始顯故云著也此世子齒于學者惟在學受業時與國人齒若朝會飲食則各以位之尊卑諸子職云辨其等正其位注云位朝位是也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者國人聞世子為君父之在而居臣子之禮不敢自尊於是各知尊其君父故世子所以父在為子禮君在為臣禮也斯語辭也然父子天性故云為子也君臣以義相合不云為臣而云謂之臣者世子於君雖曰君臣異於義合故云謂之臣也周公踐阼者從上三王教世子至此皆周公踐阼之事故注云亦題上事也注正義曰司是職司故為主謂樂正主太子詩書之業父師主太子成就其德行也云一人也一人謂世子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言世子有大善則萬國以正此經謂世

子也何直云一一人者恐為一時之事故云一人謂世子也釋詁文元是首故為大也論語云温良恭儉讓漢有賢良方正故良為善易文言云貞固足以幹事故貞為正也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注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為政於公族者音義弟大計反倅音七對反副也

其朝於公内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注内朝路寢庭音義朝直遥反後不出者並同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注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其

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注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疏正義曰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上節也論庶子之官治理公族朝祭燕食吉凶刑罰之事各隨文觧之其朝于公者此公族之等若朝於公之內朝內朝謂路寢庭朝也公族內朝則西方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者皆同姓之臣不得踰越父兄皆以昭穆長幼爲齒謂父兄雖賤而在上子弟雖貴而處下外朝謂路寢門外之朝也若公族在于外朝與異姓同處位次之時則以官之上下不復以年齒也司士爲之者謂司士之官主爲朝位之次外朝位既司士主之則內朝庶子主之也上文內朝不云庶子爲之者以文承庶子之下主之可知故不言也其在宗廟之中者此論同

姓公族在宗廟之禮故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也言立位所在如外朝之位也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者宗人掌禮之官及宗廟授百官之事以爵者隨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又以官之職掌各供其事注正義曰以經之正字乃是正定之正今案在下皆論公之接待族人及犯罪公之赦宥刑殺皆君之所為非庶子所正故知庶子惟主其政令而已故讀為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者案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屬夏官司馬諸侯謂之庶子職掌與諸子同故周禮序官鄭注云或曰庶子掌國子之倅者倅副也鄭注諸子云國子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也言副貳于父也知路寢庭者以下云其在外朝司士為之案周禮司士掌路寢門外之朝則知此內朝是路寢庭朝也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者案周禮司士掌正朝儀之位王族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是在路門外也故知此外朝路門外

之朝也此對路寢庭朝為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
掌三槐九棘之朝則此路門外朝亦為內朝也故玉藻
云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是
也其朝位天子之朝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
夫西面北上其士門西東面北上若諸侯之朝案大射
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門西東面北上與天子
不同周禮司士屬司馬故云亦司馬之屬掌羣臣之班
正朝儀之位皆司士職文言宗人掌禮及宗廟者別言
及宗廟則掌禮謂宗廟之外諸禮皆掌也云若司徒奉
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者以經云以官謂祭祀之時官
官各司其事更無正文故引司徒奉牛以下證之案周
禮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其司空奉豕無文此云知
奉豕者案周禮雞人屬宗伯羊人屬司馬故此云司馬
奉羊犬人屬司冦案五行傳云牛屬土雞屬木羊屬火
犬屬金豕屬水司空冬官其位當水故鄭注周禮司空
奉豕與案五行傳馬屬火而周禮司馬羞馬牲者以其

主馬故特使供之此注直云奉牛奉羊奉豕者據諸侯三卿以言之故不云雞犬及馬

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注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餕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餕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音義餕音俊適丁歷反盥音管疏正義曰此亦公族廟中之禮論貴適子之事案特牲禮尸食之後主人主婦賓長等獻尸三獻禮畢主人獻賓及獻衆賓畢主人酬賓賓奠不舉主人獻長兄弟及獻衆兄弟内兄弟等訖長兄弟洗觚酌尸為加爵衆賓長又為加爵畢嗣子乃舉奠奠者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于鉶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乃嗣子舉之必嗣子舉奠者鄭注特牲云將傳重累之者又云大夫之嗣子不

舉奠則此舉奠者天子諸侯及士之子禮特牲云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答拜嗣子卒觶拜尸尸答拜則此經所謂受爵也特牲又云嗣舉奠洗酌入尸尸拜受嗣子答拜則此經所謂獻也特牲又云無算爵之後禮畢尸謖而出宗人遣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餕所謂餕也以特牲言之則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今此經先云餕者以餕為重舉重者從後以嚮先逆言之故云其登餕獻受爵也登謂登堂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餕時登堂獻時亦登堂受爵之時亦登堂此一登之文包此三事以經文連于上宗廟之中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謂衆官皆為其事其登餕獻不用衆官惟用上嗣故云則以上嗣案特牲餕時雖有長兄弟以上嗣為主注正義曰言適長子者是適子之中長也凡適皆可以嗣今云上嗣是嗣中最上云受爵謂上嗣舉奠者以特牲無受爵之文惟有嗣子舉尸之奠爵受而飲之故此經謂之受爵也云獻謂舉奠

洗爵酌入也者亦以特牲無嗣獻之文故將此為獻也舉奠謂嗣子也名此嗣子為舉奠嗣子既飲尸前爵畢乃更洗爵酌入以進尸此謂士禮若天子諸侯除此酌入之數外子孫别有獻尸故鄭注小雅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云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者案少牢饋食無嗣子舉奠大夫尊於士而不舉奠故知辟正君也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注治之治公族之禮也惟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特為位不在父兄行列中音義行戸剛反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注大事謂死喪也

其為君雖皆斬衰序之必以本親也主人主喪者次主人者主人恒在上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賔注同宗無相賔客之道膳宰為主人注君尊不獻酒公與父兄齒注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注親者稠疏者希音義稠直由反密也疏正義曰庶子治之謂治此公族朝于內朝之時也既不計官之大小故雖有三命之貴而列位不得踰越在無爵父兄之上也然此句應承第二條前臣有貴者以齒之下其外朝既云司士為之則內朝自然庶子治之也所以在此者當是簡札遺脫故在此也鄭不言者略耳其公大事者此謂君喪而庶子官掌之事也大事謂君喪其臣雖皆斬衰其庶子列次之時則以

其本服之精麤為序衰麤者在前衰精者在後雖于公族之喪亦如之者言非但公喪如此雖於公族之內有死喪之事相為亦如之為死者服麤者居前服精者居後故云亦如之以次主人者謂雖有庶長父兄尊于主人仍次于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居喪主也若公與族燕者此明公與族人燕食之禮庶子掌之也則異姓為賓燕飲必須禮儀獻酬交酢故宜立賓以行禮也但公欲與族人相親若使族人為賓賓禮疏隔故用異姓為賓也膳宰為主人者既有其賓賓必對主人而君尊不宜敵賓故使供膳之宰以為主人對于賓使得抗禮酬酢也若與異姓燕飲則燕禮云宰夫為獻主故注云君尊不獻酒公與父兄齒者公既不為主族人又不為賓故列位在父兄之生上與族人相齒見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者族食謂與族人燕食也族人既有親疏燕食亦隨世降殺也注正義曰治之治公族之禮也惟於內朝則然者鄭恐外朝亦爾故云惟于內朝則然云其餘

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者其餘謂非內朝則皆並計官也云一命齒於鄉里者引黨正文鮮三命不踰父兄之事也一命尚甲若與鄉里長宿燕食則猶計年也云再命齒于父族者再命漸尊不復與鄉里計年惟官高在上但父族為重而猶與之計年為列也云三命不齒者三命大貴則不復與父族計年若應有燕會則別席獨坐在賓之東也以經云則以其喪服之精麤故知大事謂死喪也云序之必以本親也者案喪服臣為君斬衰今言服之精麤為序故知必以本親服之精麤謂衰服縷布精麤也皇氏云以為喪服以麤為精故鄭注雜記云臣為君三升半微細焉則屬于麤是知斬為精齊為麤若如皇氏說緦麻小功為極麤斬衰為極精也書傳何處謂斬衰為精乎但斬衰于麤之外別更稱斬見其哀痛之甚故於斬衰而稱麤也云微細焉則屬于麤者謂得入齊衰之限不復稱斬耳豈謂斬衰細乎皇氏之說非也云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者言主喪之人

當在于上以為喪主雖族人父兄尊則主人猶不得在父兄之下而齒列焉親者稠踈者希者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緦麻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注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所以遷主言禰在外親也公若有出疆之政注謂朝覲會同也音義疆居良反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注正室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音義守如字又手又反下同諸父守貴宮貴室注謂守路寢音義守貴室本或作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注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或言宮或

言廟通異語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庶子從行在軍及公行庶子留守之事則守于公禰者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公齊車之行主也行主是遷主而呼為禰者既在國外欲依親親之辭注正義曰上云在軍謂庶子之官從公出行此云公若出疆庶子不從公行在國掌其留守對上在軍故知此出疆是朝覲會同非出軍也其庶子之官公有朝覲會同不從公行既掌留守公宮若征伐出軍庶子不從公行亦是所掌留守之事經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于公宮者與下文為總正室守太廟以下文各言其別無事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正室適子也者謂公卿大夫之適子也案公羊傳云周公稱大廟周公是魯之始祖故知其餘諸侯大廟皆大祖之廟也謂守路寢者以下云下宮上云大廟此貴宮貴室既非大廟又非下宮下室惟當路寢也指其院宇謂之宮指其所居之處謂之室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此

貴宮貴室總據路寢皇氏云或俗本無貴宮者定本有貴宮上云大廟此云下宮除大廟之外惟有親廟高祖以下故云下宮親廟也上云貴室此又云下室故知燕寢也云或言宮則下宮也或言廟則大廟也故春秋云立武宮明堂位云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是通異語也此云諸父及諸子諸孫者未審為是君之諸父及諸子孫之行為當是見任卿大夫者之諸父子孫也然鄭解正室適子不云世子則卿大夫之適子則諸父子孫亦謂卿大夫之諸父子孫也不云諸兄諸弟者蓋諸兄從諸父諸弟從子孫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注赴告於君也實四廟孫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為始封子也音義冠古亂反取七喻反後放此

族之相為也宜弔不

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注弔謂六世以往免謂五世音義為于偽反下為君同免音問下及注同至於賵賻承含皆有正焉注承讀為贈聲之誤也正正禮也音義賵芳鳳切下同賻音附承音贈出注含胡暗反本又作唅賵賻唅襚皆贈喪之物也車馬曰賵布帛曰賻珠玉曰唅衣服曰襚總謂之贈贈猶送也疏正義曰此論族人雖或至賤吉凶必須相告弔賵含贈皆當有正禮庶子掌其正焉云皆有正焉者正謂正禮庶子之官治之使賵賻贈含隨其親疏各有正禮注正義曰經云祖廟未毀謂同高祖若高祖以下惟有四廟今云五廟故云容顯考為始封子是高祖為四世也其五世祖是始封之君自五世以下其廟不毀故為五廟也六世以往者從六世以至百世但有弔禮故言以往四世同高祖有緦麻之親五世則親盡但有袒免故云

免謂五世也承文在賻含之間則贈含之類故以承為贈云正正禮也者謂庶子之官正之以禮非訓正為禮也庶子之官治之使賵賻隨其親疏各有正禮賵賻含襚皆贈喪之物賵車馬賻財帛含珠玉襚衣服總謂之贈贈送也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於甸人注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音義甸大遍反縣音玄縊一智反其刑罪則纖剸亦告於甸人注纖讀為殲殲刺也剸割也宮割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告讀為鞠讀書用法曰鞠音義纖依注音鍼之林反徐子廉反注本或作纖讀為殲者是依徐音而改也剸之

免反告依注作鞫久六反刺七亦反又七智反下同贕頻忍反徐扶忍反鋸徐音據公族無宮刑

注宮割淫刑獄成有司讞於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注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音義讞徐魚列反言也辟婢亦反後不音者放此公曰宥之注宥寬也欲寬其罪出于刑也音義宥音又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注又復也音義復扶又反下不復復自行皆同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注對答也先者君每言宥則答之以將更寬之至于三罪定不復答走出

刑之為君之恩無已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注罪既正不可宥乃欲赦之重刑殺其類也反命於公注白已刑殺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注素服於凶事為吉於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音義為之于偽反下不為服為忝祖注非為又為之舞同比必利反親哭之注不往弔為位哭之而

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公之同族有死刑之罪有司行法之事及公為之貶降之禮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者甸人掌郊野之官磬盡也謂縣縊殺于甸人之官令其性命磬盡也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者謂族人犯刑罪者欲纖剸割之時亦鞫讀刑法之書於甸人之官也公族無宮刑者雖犯宮刑不得行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者成平也讞言白也謂獄斷既平定其罪狀有司以此成辭言白于公若其所犯死罪白公之時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犯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公既得有司之白此公族之親則公更言曰寬宥之以法商量使從其寬也有司又曰在辟有司既得公言更往平審理無可出也有司又更白公言罪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白在大辟及三宥有司執法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凡三宥也初有司白公公令寬宥則答公將更寬宥及公遣三宥之後為公意無已有司不復

對公則走出致此刑死之事于甸人也公又使人追之謂追止行刑殺之人云雖然必赦之然猶如是雖罪重如是必更寬宥赦其刑殺也有司對曰無及也言其追之不可及也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者謂公身著素服衣裳皆素不舉饌食為之變其常禮如其親疏倫輩之喪身不往弔無弔服也乃親自哭之於異姓之廟注正義曰磬謂磬盡也左傳云室如懸磬杜預云磬盡也皇氏云如懸樂器之磬也案魯語云小刑用鑽鑿次刑用刀鋸案墨刑刻其面是用鑽鑿也其宮劓之屬則剕割也故云宮割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剌割人體也云告讀為鞫讀書用法曰鞫者以刑之殺人皆於甸師氏何得惟告而已故以為鞫漢書每云鞫獄是也讀書讀四人之所犯罪狀之書用法謂以法律平斷其罪鞫盡也謂推審其罪狀令盡也令言公族雖無宮刑但髡去其髮也罪既正定不可宥謂罪當正條無可赦宥之理君今乃更欲赦之者是重慎刑殺其族類也

公不遣刑而云反命于公者秖謂行刑者反迴而來告已刑殺之命言于公案下曲禮重素鄭云重素衣裳皆素謂之重素素為衣裳也此素服亦然也于凶事為吉者人以凶事用布今乃用素是比于凶事為吉也於吉事為凶者吉時皮弁服白布深衣素積裳以采為領緣今惟素服衣裳是比吉事為凶也非如五服之限故云非喪服也云君雖不服至弁經者並服問文也云于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者案司服云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是疑衰輕于錫衰諸侯為卿大夫既錫衰士卑宜降故疑衰但士有同姓者異姓故以同姓為緦衰異姓為疑衰知諸侯亦有三衰者以司服王有三衰又云上公如王之服轉次相如故知諸侯亦有三衰也此云君弔士疑衰案士喪禮公視歛注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者彼謂士有後遝於君有師友之恩與常士不同故錫衰也或於諸侯弔士無文因諸侯弔必錫衰無明文故注士喪禮為錫衰也

云素服亦皮弁矣者諸侯亦為卿大夫弔服皮弁錫衰今此但云素服不言素冠故云亦皮弁也譙周云此素服著素冠非鄭義也案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爵弁絰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是也

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注謂以宗族事會外朝以官體異姓也注體猶連結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注崇高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注官各有能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注上嗣祖之正統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注紀猶事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注以至尊不

自異于親之列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注殺差也音義殺色戒反徐所例反差初隹反徐初宜反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注行主君父之象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注以其不敢以㡯守君所重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注以其貴者守貴賤者守賤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疏正義曰此謂第三節中之下節覆明在上公族九條之義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者此覆釋前第一條言公族所以朝於內朝者其內親也欲使親在其內故於內朝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者此覆釋在上第二條言宗族在內朝雖貴猶與賤者計年以為齒

列者欲明父子昭穆之本恩故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者此覆釋在上第三條也若族人在外朝則不復計年各隨官為次者外朝主尊卑不得以私恩為異故雖族人悉以計爵為位是欲與異姓相連結以為體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者覆釋上第四條也所以在廟中行禮時不計年而以官爵列位者爵以德序而廟中行禮時是先祖尊嚴之所所主在德不可私恩故列爵為位是崇高于有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者此覆釋廟中所以授事必隨官序司徒奉牛之屬者官由賢能而興令欲尊崇此賢故授事以表之也登餕受爵則以上嗣尊祖之道也者此覆釋所以登餕受爵用適子者夫祭祀是尊嚴于祖也適子是先祖之正體故使受爵於尸及升餕尸餕是尊祖之道理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者此覆釋前第五條臣服君皆斬而已又以本輕者為下本重者為上不計爵尊卑為次序者是不奪人本親之恩故輕重為序也公與族燕則

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者此覆釋前第六條公所以降己尊而與族人燕會齒列是欲使孝弟之道通達于下也君尚存親而與族人燕則民有親屬者豈得相背棄此孝弟之道達於下也其族至殺也者此覆釋族食之事近者食稠遠者食希每世降一等是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者此覆釋前第七條公在軍戰伐之事而載遷主將行又使庶子官主守之者是為孝愛情深故也載主將行示不自專是孝也使守而尊之是愛也乃是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者此覆釋所以遣適子守大廟適子是宗室之正大廟是祖之正用適子守大廟是尊於宗及廟之室故也而君臣之道著矣者臣下不敢以廝賤之人守君所重是君臣之道著明也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者此覆釋前諸父諸子諸孫守貴宮下室之事而貴者守貴賤者守賤賤者讓于貴貴者不相陵犯是讓道達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注鄉方言知所鄉音義臨如字徐力鴆反治直吏反鄉許亮反注同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注犯猶干也術法也音義百姓本或作異姓非

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於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絶也公族

無宮刑不翦其類也注翦割截也音義遠于萬反疏正義曰此覆釋

前第八條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之事所以必告必赴者君不以貴仍統于親故族人有事告赴是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于庶人賤無能也此鮮既與君有親何得為庶人者賤其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者此覆釋前宜弔不弔宜免不免及賻賵必有正焉之事言君敬重弔臨賵賻不使闕失者是君親睦和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者此合結須庶子官義也不待于第九條覆而先在第八結者第九是罪惡之事今結邦國之功不宜與罪惡相連故於此結也倫理也言庶子官治則邦國治理也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者若邦國治理則天下之人衆皆知其所鄉之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者此釋前第九條也犯干也有司獄官也術法也公族之親有罪公應宜放赦之而猶在五刑者國立有司之官

以法齊治一切令不可以私親之罪而干壞有司之正法也所以體百姓也者此鮮公所以不干有司正法義也法無二制故雖公族之親猶治之與百姓為一體不得獨有私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者此覆釋上致刑于甸人之事若異姓則刑之于市此同姓刑于甸師隱僻之處者不與國人謀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者此覆釋上無服及公親哭之之事所以不弔無服哭于異姓之廟者為其犯罪忝辱先祖於公法合疏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月之親無絶也者覆釋上君為之素服為之變之事所以素服居在外寢不在內又不聽樂為之變常者以其寔是已親私心喪之也所以私喪之者骨月之親雖犯刑戮無斷絶之理故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者覆釋上公族無宮刑所以無宮刑者不可翦其同類也上公族無宮刑在哭與素服之前此在哭與素服之後此覆說刑殺之後君則哭之及素服文相連接待

其事終然後别釋公族無宫刑故在後也注正義曰公族既無宫刑法當髡去其髮故掌戮云髡者使守積鄭康成注云謂同族不宫者是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注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警猶起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音義昕音欣説文云旦明日將出也讀若希警音景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注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有司卒事反命注告祭畢也祭畢

天子乃入始之養也注又之養老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為言始始立學也音義養如字徐羊尚反後皆依徐音處昌慮反下同適東序釋奠於先老注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養老東序則是視學于上庠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為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賔五更如介羣老如衆

賓必也音義更江衡反注同蔡作叟音絲口反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

注親視其所有遂發咏爲退修之以孝養也注發咏謂

以樂納之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

反登歌清廟注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

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

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注既歌

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

君臣長幼之道諸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

者於旅也語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注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皆於堂下衆謂所合學士也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師樂為用前歌後舞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注由清廟與武也有司告以樂闋注闋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終此所告者謂無筭樂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注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

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于國大夫勤于朝州里䁔於邑是也音義䁔皇音冀冀及也本又作愷又作駿駿亦作驥疏正義曰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上節論天子視學必遂養老之法則養老既畢乃命諸侯羣吏令養老之事天子視學者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於此之時天子親往視學也大昕鼓徵者謂視學之晨大猶初也昕猶明也徵猶召也謂初始昕明擊鼓以召學士所以警衆者初昕擊鼓警動衆人令早起也衆至然後天子至者衆人既聞鼓聲而起先至會聚之處然後天子始至尊者體盤故也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者天子既至乃命遣有司行此釋奠之事興舉也秩常也節禮也謂興舉尋常舊禮以祭先師先聖爲有司則詩書禮樂之教官也有司卒

事反命者卒事謂終卒釋奠之事行事畢而反命于天子於時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有司釋奠既畢天子乃從虞庠入反于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故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者若其尋常視學則于東膠中惟行養老之禮若始立學既視學畢則適之養老之處東序之中天子親自釋奠于先世之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為者禮先老畢遂之于東序中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為若非始立學則不釋奠于先老也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者布席既畢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并省視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為者省具既畢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之時遂作樂聲發其歌咏以樂納之也退修之以孝養者謂三老五更入而即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修行孝養之道也反登歌清廟者反謂反席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于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乃使工登堂上西階北面歌清廟之詩以樂之也云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者謂既歌

清廟之後則至旅酬之節語謂談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義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者所談說善言論父子君臣長幼尊卑上下之道理也合德音之致者德音謂歌清廟之詩文王道德之音致謂致極也言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理合會清廟文王道德音聲理之至極也禮之大者也言登歌清廟語說父子君臣之道是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者謂登歌之後笙入立于堂下象謂象武王伐紂之樂堂下管中奏此象武之曲庭中舞此大武之舞大武即象也變文耳大合衆以事者衆謂大會聚學士以登歌下管之事達有神者謂歌舞其樂明達上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者興謂發起文王武王之有德使衆前歌後舞也正君臣之會貴賤之等爲者登歌清廟文王詩也君詩在上下管象是武王詩臣詩在下是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而上下之義行矣者既以此教上下衆知之是上下之義行於衆庶也有司告以樂闋者闋終也謂養老之末無筭

樂之終也有司告王以樂終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者於時諸侯及鄉遂之吏在此席王燕末乃告之令其養老幼也曰反養老幼于東序者此則王所告諸侯之辭也令其各反其國養老幼如我于東序之禮也終之以仁也者謂仁恩王家恒自養老是仁恩也又令諸侯州里而行養老是終之以仁謂仁恩之心也注正義曰經云大昕昕明也恐是盛明之時故云早昧爽之前凡物以初為大以末為小必知早昧爽者以云鼓徵衆至然後天子至若其盛明始召學士則晚矣秩常也釋詁文也云舉常禮祭先師先聖者此謂因大合樂之時在虞庠之中祭先師先聖也若四時常奠各于其樂之中又不祭先聖也云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者解天子不親釋奠之意所以視學者觀看有司行禮耳非是為彼學士而報先聖先師也言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為其養老是以往爲大合樂者鄭前注春合舞秋合聲為大合樂其實月令季春合樂亦是也　云言始始立樂

也者以上文稱云始立學故以此始為始立學若然始立學則之養老而尋常視學則不養老何得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然此云始之養也為下釋奠于先老之學故云始立學也若非始立學之後則視學凡養老於東膠不釋奠于先老也皇氏云若尋常視學則養老于東膠若始立學則養老于東序以為周立三代之學又立周之大學于東謂之東膠立小學於西郊謂之虞庠故以東膠別也三老五更各一人蔡邕以為更字為叟叟老稱又以三老為三人五更為五人非鄭義也今所不取云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三老亦有更名五更亦有老稱但尊此老名特屬三老耳以其天子所父兄事故知致仕者知天子以父兄養之者以天子冕而總干而舞執醬而饋是父兄事也云取象三辰五星者三辰謂日月星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大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其三辰之星者二十八宿及諸星也云三老如賓五更如介者案鄉飲酒注敷席賓席牖前南面

介席西階上東面是也云羣老如衆賓必也者三老既如賓五更既如介矣故羣老如衆賓以其無文故云必也案鄉飲酒注席衆賓于賓之西南面各特焉是也發咏至樂闋者此文承設席省醴之後而云發咏以大射之禮約之當納賓之節案大射賓入及庭奏肆夏此養老既尊故用两君敵禮入門即奏肆夏故仲尼燕居云入門而縣興是也云退修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者謂迎老更就位主人乃退酌醴獻之也知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者約鄉飲酒禮文知之也案鄉飲酒登歌之後乃下管間歌合樂之後樂正告云正歌備定本云正歌云工歌備誤也工當為正也云歌備而旅者案鄉飲酒之禮告正歌備後作相為司正賓取觶酬主人主人酬衆賓是歌備而旅酬也旅酬之時則語說合于樂之所美以成其意者鮮經合德音之致樂之所美謂清廟之詩所美文王有君臣父子長幼之德今于旅之時論說君臣父子之道合會清廟所美之事以成就其升

歌清廟之意案詩維清奏象舞是武王作樂稱象也故
左傳云見舞象箾南籥必知此是武王伐紂樂者以上
文云登歌清廟此云下管象下云正君臣之位上下之
義故知此象為武王樂在堂下也云師樂為用前歌後
舞者今文是泰誓之文也由清廟與武也者登歌清廟
下管象父詩在上子詩在下故得正君臣之位貴賤之
等也此所告者謂無算樂者以上云登歌清廟次下管
象此云告以樂闋下即云王乃命諸侯反養老是燕末
之事故知樂闋者謂無算樂也經云乃命公侯伯子男
又云及羣吏諸侯既為畿外故知羣吏謂畿內鄉遂之
官也云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者此是王命諸
侯羣吏使之養老如此禮謂如王家于東序之禮是終
竟其仁心也云孝經說以下者孝經援神契文云諸侯
歸各帥于國者諸侯還歸帥行于國云大夫勤于朝者
大夫勤力行之於朝云州里騐于邑者州長里宰之官
希騐慕仰行之于邑是也謂此在下奉行在上之事也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注謂先本於孝弟之道愛之以敬注謂省其所以養老之具行之以禮注謂親迎之如見父兄脩之以孝養注謂親獻之薦之紀之以義注謂既歌而語之終之以仁注謂又以命諸侯歸于國復自行之疏正義曰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下節申說視學養老之義是故聖人之記事也者方釋養老之義記事謂聖人親行養老之禮記序前代之事也慮之以大者先觧初將謀慮養老之時也慮謀也大謂孝弟也言謀慮于養老之事是本于孝弟故也故云慮之以大也愛之以敬者觧適饌省醴是愛而又敬之也行之以禮者觧遂發咏焉而自迎之如見父兄之禮也脩之以孝養者觧既迎又親獻醴薦饌是脩

於孝養故也紀之以義者鮮既歌而語是紀録德音之義亦存天下之大義也終之以仁者鮮樂闋而又命諸臣令歸國各行此禮是終之以仁心也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注言其為之本末露見盡可得而知也喻猶曉也兑命曰念終始典於學注兑當為説説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説之所作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禮義之府音義兑注作説同音悦疏正義曰此亦是第四節中之下節覆説養老而在下衆庶知道德之備其在學乎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者謂一舉養老之事以示於下而衆皆知其在上道德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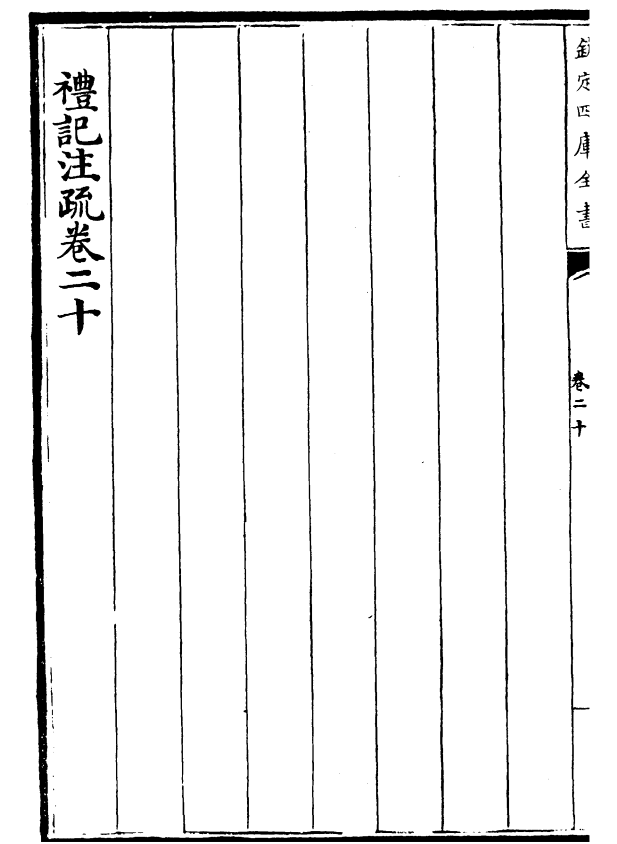
具其備具者則上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之屬是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者大事謂養老初則慮之以大是慎其始末則終之以仁是慎其終也而衆安得不喻焉聖人養老既慎其本末終始一一露見盡以示衆庶而衆何得不曉喻焉言衆皆曉喻養老之德也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者兌命尚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傳說所作録記者既美養老終始而衆得曉喻是由學而來故引兌命學為可重之事以結之云念終始者言人君念録事之終始常在于學中念之以學為禮義之府故聖人于中而行養老之禮是念終始常于學也注正義曰案尚書序云高宗夢得説得諸傅巖作説命三篇故知兌當為説也典常也釋詁文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内豎曰今日安否何如注朝夕朝朝暮夕也日中又朝文王之為世

子非禮之制世子之禮亾言此存其記音義朝夕之朝直遥反旦日朝暮曰夕舊如字朝朝上如字下文朝夕之食上同下直遥反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注色憂憂淺也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履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注羞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音義上時掌反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齋玄而養注親猶自也養疾者齋玄玄冠玄端也音義齋側皆反

注同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注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音義齊才細反和胡卧反疾之藥必親嘗之注試毒味也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注善謂多於前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注又不及武王一飯再飯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注復常所服疏正義曰此第五節也以文王為世子是聖人之法也不可以為常行故此記尋常世子之禮也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者內豎既言有疾則世子親自齊戒衣玄冠玄端而養也注正義曰經云親齊恐是世子親自齊戒之事非身自為故云親猶自也以其玄冠而養是世子自養故知齊是世子自齊也云齊玄玄冠玄端也者以經直云齊玄故知冠衣皆玄也是以為玄冠玄端此則齊服故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

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玄端其衣則緇布衣也謂之端者端正也其制正幅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鄭注玉藻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士冠禮上士玄端玄裳中士玄端黄裳下士玄端雜裳齊必用玄者是陰之色陰氣靜齊亦靜故用玄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

禮記注疏卷二十考證

文王世子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臣召南按應接連前文舊本相沿誤提行寫

君王其終撫諸注言君王則受命之後也疏謂受命六年之後也○臣召南按作記者追述之辭猶之言王季言文王亦追稱也鄭注謂是受命之後大誤文王終身服事何嘗一日稱王雅頌所云受命皆追敘之文淵王業所由成耳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者漢儒

之陋也孔頴達疏尚書泰誓謂文王非及身改正朔

所見甚明何此疏復惑於鄭注𢧵

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爲注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

安樂延年○臣召南按鄭注大謬孔疏又引無逸篇

證之無逸篇正言文王以憂勤得壽何謂損壽乎詩

云執競武王無競惟烈又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古聖人未有不以憂勤治天下

者也

文王之為世子也注題上事○陳澔集說引王氏謂此句衍文 臣召南按此與教世子及周公踐祚當是古人竹簡記事之後自標識其目鄭注是也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 臣召南按大師即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者鄭注不言以可知也誦謂樂歌即大師職教六詩以六德為之本也弦謂以絲播其聲以六律為之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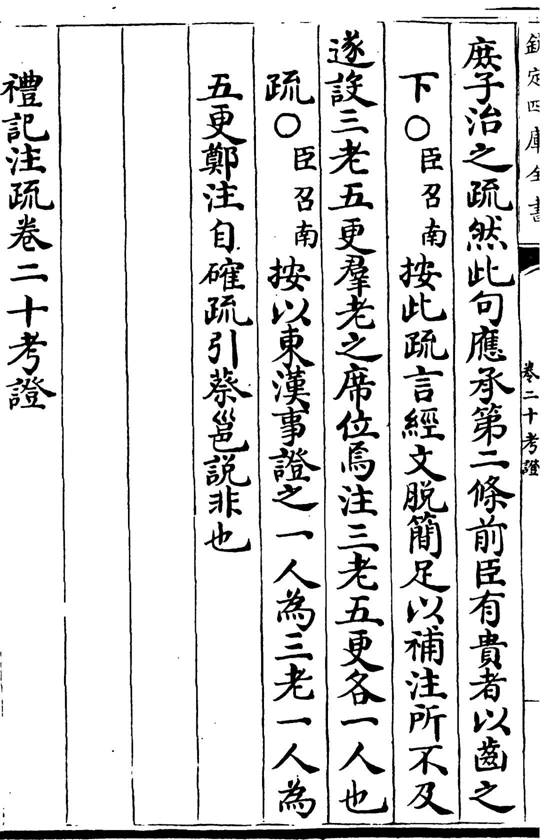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注當與鄰國合也○一說合即合

樂有國故則否謂國有凶荒之故但釋奠而不合樂以下文推之似較鄭注為順

凡語於郊者至取爵於上尊也○陳祥道曰諸侯之學小學在内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宫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内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内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者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内然後達於朝故也又曰董仲舒以成均為五帝

之學大戴賈誼有帝入五學之說鄭謂周有四郊之虞庠王肅謂辟廱即明堂皆不可考也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注疏按周禮司士掌正朝儀之位王族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是在路門外也○臣召南按此文有脫誤正朝儀之位下當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十八字太僕從者之上脫大僕大右四字又旅士係故士之訛



庠字治之疏然此句應承第二條前臣有貴者以齒之下○臣召南按此疏言經文脫簡足以補注所不及

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疏○臣召南按以東漢事證之一人為三老一人為五更鄭注自確疏引蔡邕說非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考證

謹案第六頁前六行經小樂正刊本監本毛本樂訛學據宋本改

第十三頁前二行疏獨不言夏刊本獨訛猶據毛本改

第二十六頁後三行疏大夫尊於士而不舉奠刊本奠訛尊今改

第三十一頁後三行注類也刊本類訛頍今改

第三十七頁後八行注席位之處諸本席訛帝據

宋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魏　鎔